

新文学碑林

醉里

罗黑芷 著



第三辑

踪迹	朱自清著
玉君	杨振声著
微雨	李金发著
巴黎的鳞爪	徐志摩著
昨日之歌	冯　至著
西滢闲话	陈西滢著
醉里	罗黑芷著
地之子	台静农著
翦拂集	语　堂著
二月	柔　石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新文学







碑林



醉里

罗黑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000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醉里/罗黑芷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962-0

Ⅰ.醉… Ⅱ.罗…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Ⅳ.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8304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75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5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6.00 元



原版封面



出 版 说 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争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卷端缀言

醉里原是模模糊糊的。黄仲则诗句："醉里听歌梦里愁"，这风韵很长，初不必这书中的《醉里》一篇强拖来做一个代表。不限定能饮酒，只要能醉，人生便在其中了。

十五年十一月黑芷志于长沙

目　录

胡胖子请客 …… 1
出家 …… 9
医生 …… 15
二男 …… 23
圆脸 …… 32
醉里 …… 36
灵感 …… 40
海的图画 …… 44
辛八先生 …… 50
货贩 …… 57
失名者 …… 63
低低地弯下身去 …… 68
将这个献给我的妻房 …… 74
在澹霭里 …… 80
决绝 …… 87
无聊 …… 92
压迫 …… 101

胡胖子请客

这是胡胖请客的事,事情却已经过去许久了。但是现在他想起那一种景象还有点恋恋不舍。

胡胖从前的人生观是很小心的。一个月十个银元的收入,一个喜欢在枕头边施教训的妻子,两个顽皮到要鞭笞才能制伏的男孩子,和一碗酸青菜两碗水豆腐做早餐的下饭,便是制造这种小心的人生观的材料。但是境遇和他相同而人生观恰在正反面的人也颇不少,这便是他的高明处。

近两年来他却不同了。他每逢走过洋货店就要进去看有什么可买的东西没有;看见了熟食店就要和那店主人讲一回小小的生意,结果,一个裹着烧猪肉的枯荷叶包便挂在他的左手食指上摇摆着而出店来了,又每逢他走过热闹的市场听见街旁高楼上的胡琴声和女人的歌声,虽然不好意思混在那排立街边石阶上仰着头去望那楼上的幸福的一群闲棍中间去偷瞧,他的一颗历来很谨慎的心总不免要动一下;他有喝三斤西汾酒的本领,每从朋友或亲戚的家里归来,他那灰色的肥脸上常浮出一种从心底钻出来的迷迷的笑容,这笑容里就有胡琴声和女人歌声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就很足以使他完全忘记八九年前的生活的苦味。

他现在抱着很大的希望来生活了;虽然孩子数目由二增加到六,虽然近来每月的收入由十元变成了四十元,他总感觉得这人世间确有多量的幸福在内。他说:"清蒸一只大的肥鸭

子加上些磨菇和清笋，还要一瓶上等的酒，也还快乐，也还快乐。”但是有时他又深深地叹息道：

“金钱确是好东西呵！我就是对于这个东西要紧得很！我要得幸福么？幸福就是他！”

所以他穿着精致的衣服，喝着上等的酒，吃着肥腻的食物的时候，那细细的眼睛里眸神一闪总要联想到金钱上去，这不免要使他有一二分钟的不怡然；但是他也常常感觉一种不满足，以为人世间多量的幸福他只尝得一滴呵！于是发生他请客的事。

他从前的请客，常用一封口气非常平常的信，说“……明日午后乞拨冗到舍下一谈……；”或是当面向着那个人说“先生，明日午间得闲么？……没有什么，……不过是便饭；……”跟着便是咳咳的笑声了。但是一餐便饭也得要和他的妻子费一番转折，不然，便饭是不容易吃的。

然而近年来他之对于这一件事却又不同了，他知道这方城十里内的士绅们爱一种费去了人类几许心血所图案出来而有鲜美花纹的请客片；他因为这是万物始茂的春天第一次的请客，又因为恭敬和体面的原故，但是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幸福之热烈地在要求试验，所以他选用了一张蔚蓝地粉红花的客单，外加一个朱红金图样的请客片，分送给被邀请的客人；他的客单上列着三十几名煌煌的姓氏。

“将有一个理想的热闹的宴会快出现了。”他前三天就抱着这样一个大的热望等候着。

他在这三天里得闲暇的时候，便把他肥大的身躯躺倒在办公室中一张藤卧椅上，在他的想象中细细地去描画未来的快乐。

“那个酒楼也还不算坏，也轩敞，也华丽，有宽大的庭园，

园中有山水，也有花木，我在那里吃过别人多次的酒；第二层楼上的第一号厅堂要算是最好最宽大；里面的陈设很华丽，有外国式的桌椅，有高的穿衣镜，在夜里电灯的光下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这间厅房的外面就是宽的走廊，扶住阑干可以俯看庭园内的小景致；假如我搬一张卧椅来躺在这阑干边，望见一个一个的熟识面孔从走廊弯角处现了出来，一步一步地移近了我的面前不远的地方便笑嘻嘻地向我拱手说，'对不起，到迟了，'我便怎样呢？

"我便赶快站起身，也抢一步向前，还他们一个拱手礼，说'今天对不起；'这真是好笑，我请他们来快活，我有什么对他们不起？然而我总是听见旁人这样地说，我也便这样地说罢。

"客都来了。中间有徐老大，他是个好叫局的大少爷，还有庞五也是个晓得寻快乐的阔子弟；这真好笑，年纪轻轻的人怎么都爱玩这个把戏？于是乎有徐八老爷，还有王家的几位令郎，听说也是惯会闹花酒的好手；哈哈！有了他们更有趣了！

"哦！东门正街的赖先生我也得补个请客片去，前次我曾多谢了他的酒；那教员施先生和校长仇先生必是来的；但是他们知道我请的这些客里面有……那也不妨事；这些人中间只有吴董事帮助我的地方不少，这人的脾味也还同我合得上，这次我要多敬他几杯酒。

"于是在电灯光下许多的人就吃喝起来了；定了猜拳的酒令，大家呼喊起来了，'八马！''五魁！'喊'八马'的只伸两个指头，他输了；喝酒！喝酒！真爽快！于是热辣辣的脸上都有了些意思了；有胡子的嘴巴都油光光的了；于是——于是大家便乱喊着叫姑娘来，喊闹得最利害的必定是庞五和徐大；我自己

呢？——一大围的客，一面喝着喷香的酒，嘴里鼓着肥美的肉，醉昏了的眼球时时转动着去偷瞧厅堂的门口。哈哈！来了！哈哈！宝贝来了！……”

他的想象中的快活与幸福竟已实现了。那楼上大厅房里，在温暖的春夜八点钟前十三分二十秒的一忽间，开始卷开了那隔着的一层帷幕；你看！那温热糊涂的肉气酒气飞腾在雪亮的电灯光里非常地快活着；许多粗的锐的高的低的声音嘈杂着；许多被酒灌赤了的脸在高高矮矮的肩头上动摇着；许多大的小的眼睛都迷迷地笑着；许多歪的斜的口都张开着的时候，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个青衣的中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旧黑色长形的布袋，很不讲礼让地就在门边一只凳上坐了下去，接连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出现在门内三五步的地方亭亭地立住了。

“胡三老爷的局到了！”厅堂门口黑鸦鸦地挤着向里面望的许多张着嘴的面孔中间，有一个黧黑的脸挤了进来，这样地高声喊着。

此时正值那些在杯盘狼藉浆汁淋漓的四大圆桌边围坐着的人类，一半都乱动起来了；有的立刻围拢伊的身旁嚷着：

“哈……胡三的宝贝！请这里坐，请这里坐！”

一个精细瘦小的人物走来拉着这宝贝放在火炉边按伊坐下。这个人物平日的生活是很像那恃赖可怜的小飞虫为活命资料的屋角下的蜘蛛；他抓住一个弱小的生物时，任他若何乞怜，也必待将他身内的生机吮完了，拿脚爪一拨，才放了他去，但是那小东西已经是个死的了；他又像造币厂中的轧小铜元的机械，每次听见一个铜元锵然落了下地，更自己安慰着“这又是一个成功了；”他的人生的见解是如某种艺术家之为艺术

而乐艺术，所以他眼中看见坐在火炉旁那人所称为他的宝贝的伊，也不过是在交际场中发展他的艺术的一种器具，这同母兄弟的胡三老爷在这一点上便与他的哥子胡胖相反了。

当我们的胡胖看见这厅内羼进了一个女人，他脸上的精神顿时光耀四射；因为刚才自他看见桌上一盘一盘的精肴，一杯一杯的旨酒，就是这样无代价消灭了去，这种刺激是很容易令他惘然的；然而此时他突然忘记了这么一回事，他觉得人人的心里和他自己一样受了电力的吸引了。

冷不防一声柔而哀的丝音随着肉的喉管里颤动出来的尖锐的歌声一发，我们的胡胖便左手执壶，右手把盏，满满斟起来一大杯酒，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逼着他向本座上的客说道：

"对不起——莫要笑话——我是胡为的——难逢的机会——请干一杯罢！"

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喝了六七杯，便拿起酒壶到那些客人前闹酒去了。因为这座上的人除去三个客已离了坐位在那处和着混闹，只剩下一个四十多岁有翘角须红面的教员，一个有鹰鼻子宽头额和卷曲头发的校长，一个全身都是道德包着的胖律师，还有一个有了两个媳妇三个孙子的肥头肥脑的细眼睛的老太爷，却都也一声不响地情愿去做那歌声的忠顺的奴隶。

那歌声故意地缓慢，又故意地急促；故意地飘扬，又故意地沉重；那声音里好像有很秘密很哀痛很不自由的许多历史在内，想要告诉你这多情的人，然而却被那边桌上的高谈声笑声和胡胖与人猜拳行令的怪叫声压了下去；那歌声越细越微，到了听不见的地步了而于是划然终止的时候，满厅中恰起了一阵哄然的声音，在那声音里现出了一个宽颧骨低鼻子的黄

色粉脸，一个娇小十三四岁的女孩，和一个长脸长袍的中年妇人。

胡胖立时忙起来了，他弯着粗大的腰，缩着肥的颈脖，张开两只直角形的臂膀，很亲昵地但又很卑顺地逼迫那副黄色粉脸的主人翁教伊扭起那肥大的臀部到炕上去坐的时候，那粉脸底下的厚嘴唇皮向左边一歪，撑开了一角而露出半个森黄的金牙齿，齿缝间立时嗤地一下喷出一线含有唾沫的气落在胡胖那副被酒染红的灰色肥脸上，于是只见一只大手向肥脸上一抹，口里吃吃地道：

"谢赏！ 谢赏！"

而一群人便野兽般怪叫起"好"来了；只有那教员，那校长，和那律师，总是迷迷地觑着面前的酒杯，羹匙，和食箸。他们似乎正在想着这个地方真不好，但是转到良心上去寻觅，又寻不出那不好的东西在什么所在。

于是那许多肉的喉管和着乱杂的粗厉的胡琴声登时嘈嘈地一齐并作。那小的女孩子的嘴皮微微上下波动，好像是在那儿唱什么东西。那金的牙齿噙着一根纸烟卷，吐出来的烟云散开去了，重现出那厚而歪的嘴唇的时候，那口也张开了，也好像在那儿唱什么东西。只有那受过庞五、徐大和胡三等人在众客中赞扬伊为善歌的那个长脸长袍的女人，此时坐在教员和律师的中间自己悠悠地拉着胡琴；伊的长而灰白的脸上两只薄晕的眸子在唱到得意的时候便闭合了，手里的胡琴更加劲地透出悠然而颤抖的声音，一个整个的女人此时完全变成了一个活动的石膏模型。只见伊的脖项直着，胸腰挺着，张大的口动起来画成种种变化的圆形；那震人耳膜的锐声就是从那不规则的圆形中流放了出来的。

"这是一个有灵魂的东西么?"有一个好思索的客这样地

自己问着。

弦声歌声停住了，伊的弦声歌声也停住了。伊直着两只薄晕的眸子瞧着空中，好像环绕伊周围的这些灿烂的电灯光，耀目的陈设，醉人的酒芬，和许多喧闹着的高矮美丑的男子，都与伊的眼耳鼻和身上的肉完全不生反应；伊在空中瞧见的只有圆圆的金钱！但是伊眼中所见的那金钱和我们胡胖眼中的这金钱却是两样。胡胖的金钱是把来买幸福的，而伊的金钱却是和驴马眼中的一大包给他们负在背脊上的东西一样。

弦声歌声停住了。我们的胡胖很忙碌地两手捧着许多的烟卷，弯着肥大的腰，荷荷地又送了一根到那低鼻子黄色粉脸的面前。人众的笑声谈话声，和女人受了拧脸摸腿的戏谑而惊呼咒骂的声音，立刻使这厅中的空气与光景又变了一番气象了。

在这样的中间，胡胖正忙着又巡回到吴董事的面前。吴董事正和赖先生谈着善堂经费的困难，社会状况的衰颓，和目下一般青年的道德堕落，满脸正充布了悲天悯人的神气；不防一大杯满满的酒已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他赶忙站起来很恭敬地说，多扰了，不能再领了，"但是你足下的酒也是很难拒绝的呵！"便骨都地拿这杯酒流了下肚去，立刻又把自己面前的一杯斟满了，仍继续他的谈话。

此时又新来了二三个歌伎，众人见了其中的一个，便又哄然叫绝：

"哈哈！……徐八老爷的宝贝也来了！"

这位老人家坐在那教员的对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态度；他的平稳的眼光四处游移着，很想说"这是年轻人的把戏，我们已经是老年人了，你们还开什么玩笑？"但是这句话刚爬出了他的喉管，却又被那娇滴滴的一声"老爷……"软化了滚了进

去。你坐在他的侧旁,很可以偷瞧见那老猾的目光有点昏眊而在他微温的笑容里停住不动了。而此时我们的吴董事也不觉停住话头,拿他的视线从一双细缝的眼睑里飞了过来射在这可爱的女人身上。他眼中看见的是一个装饰在玄色白花边的衣裳中的苗条的腰肢,短袖边露出来的嫩白的手臂,被灿烂的金链环绕着的柔细的颈项,两道修眉,一双玲珑巧笑的眼睛,和一个小的正直的美观的鼻子。他慢慢端起来的酒杯刚到唇边又不觉随手放下去了;他的两块微微浮肿的眼皮内有两个小圆球动得很迟钝;他似乎正在感觉困难;他耳边仿佛听见那寻他继续谈话的声音;他如在梦中答应道:

“是的——本年的善堂经费么?有着落,有着落,……”

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把他震清醒了;他大概喝醉了;他也没有刚才那样谈吐的锋利了。然而我们的胡胖到底还是始终不懈怠的英雄:他能喝酒,他能爱那低鼻子的黄色粉脸,他能鼓励宾客们的欢乐,一直到酒冷了,灯昏了,人倦了的时候!

但是第二日他逢着昨夜的朋友们便很快快地说:

“昨天真是胡闹,很对人不起。”

这似乎他又在忏悔了。

出　家

你知道更生出家的事么？说起来也教人伤心。你想：一个人活在世间上，至少早茶饼干是少不得的；其次一双乌黑晶亮的女人眼睛也应该是他所有物的一部分，不然则这样的长天永昼一刻也不容易挨过。于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们便整日一事不干，单坐着思索，思索的结果便半夜里坐在被褥上大哭起来了。

我曾常常在半夜里被这种哭声惊醒；初次听得真教我凄惶不堪。你想：那时是冬天的夜半，全屋中的人都睡沉了，外面的空气冷得仿佛冻哑了一般；在这样的岑寂里只有大哭的声音和眼泪。原因是什么，也无从追问；我只听见哭声，哭声一完，那床板便戛戛作响；大约他重新钻进被窝里去睡了。这样，我在半夜被这种声浪惊醒不止一次，随后我便感到这声音的可厌，但是因为他和我同住在这一个房里，这便成了没法子的事了。

我记得：这是那年的六月，不错的，这正是六月。那天黄昏时，月亮早成了半边金色的圆形，从那渐次淡下去的黯然苍幽的空中现了出来，悬在那灰色屋脊的上面。我和一位来客杨不屈先生坐在宽大的院中纳凉，我们的肚皮是饱饱地衬满着的，便在闲谈中说起他——就是更生——已经三夜不曾在这寓所里歇宿的事，他乡间的母亲曾专信来要他回去看望的事，和他近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亏欠了四十元债务的事。杨

先生躺在一张藤椅上，照例地把一条长而瘦的脚翘起放在椅子扶手的一边，用他的一根指头狠命地挖掘着那高鼻子的两个大窟窿，又把他的脊梁在那椅背上不安贴地擦动着："唔？他回家去了么？……那负债的话大约不真实罢？"

就在那晚间，一个邮差从外面送来了一封信，这信便是更生写的；几句简单的话的末尾，便是："我瞧不起这个世界，我要做和尚去了。"杨先生从椅子上爬到我这边来，伸出半个脑袋在这一叶信笺的侧旁，读着读着，似乎吃了一惊，因为他叹息说："可怜的更生呵！"但是我回想起更生那副在半夜里大哭的死灰色长面孔上，簇紧两道粗黑的眉毛，张开一个荷荷地哭着的大口，竟扰得我撑开一双白眼望着窗牖的玻璃上慢慢发了青光，这真是多么可厌的一个回忆！做和尚的消息，和那半夜的哭声，相差也不很远吧？我只是这样想着，竟不曾回答杨先生的提议："去寻找他。"

第二日晚间，我被杨先生拖出大门外，一直向一处地方奔去。说是奔去，也不过是被杨先生拖挽着急急地走去。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去见一位要做和尚的人；即使和尚的一件灰色缁衣也常令我见着便从心中长出烦恼来。并且说去寻找一个做和尚的人，我们便应该到那层峦叠嶂绿云深锁的山中，或者那荒郊乱野炊烟零落的古刹；这由杨先生忖定而在光辉交映车马阗咽的街市侧旁的一间房里，竟可以寻出一个和尚来么？而且这房里的墙壁上，我知道有一幅耶稣临刑的圣像。我们走进了那楼上的房间，瞧见内里空无一人，只留下室中悬着的一盏绿绢罩着的电灯，在这样焦热的晚间，放出冷冷的光线在一切家具和陈设上。那里面更有一间房现在正敞开对着我们的面前；这里住的几个耶稣的弟子，照例常在晚饭后在这儿拉胡琴忏悔罪恶的，此刻大约正在间壁楼下的木板房子内做晚

祷，他们不在这房里了。我们站在房门口，知道那里面并没有一个人。我移动脚步刚待退去，忽然一个长叹的声音从里面那间房内慢慢地流了出来！在我瞪目惊诧的俄顷间，我所听得的这叹息却正是那曾经荷荷大哭过的口里吐出来的；我的朋友，这个我听得清楚，明白，不错。因为我是来寻找一个和尚的，而这个和尚却正是那在冬天夜半坐在被褥上大哭的人；说这样的人做了和尚；不如说我们在早晨看见的一个活生生的男子到晚间便紧密地被覆盖在一口棺材里了；与其说我们来寻访一个人，不如说我们正战兢兢地等候和一个幽灵相见。

杨先生拖挽着我走进里面那间房内去。噫！他正坐在那儿，正坐在那床沿上，双手捧着一个短发蓬蓬的脑袋，在那儿思想着什么，在那儿思想着什么！他听得我们的脚步声，便从那双手里慢慢抬起他的头来。恹恹的脸色和惘惘然的眸子，——这一定是做和尚的决心表现了！我们赶忙跑过去牵住他的手，坐下在他的身旁，很亲热地问他人好，问他为什么不回转到我们的寓所去，问他心里有什么难解决的事，他老不开口。杨先生是一个口拙的人，急起来便只晓得用指头挖鼻孔，或者"唔？唔？"偏着他的长脑袋。这时候我不由自己不向这可怜的要做和尚的人多说话了；我不厌恶他的现在，也不回忆到他那曾令我不愉快的过去；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活活的青年人，我不能眼睁睁地望着他自己躺进棺材内去，而且给他自己合上了盖板。我说：

"你听呀！朋友，人世间原来什么也不曾有，也没有，也不会有。望穿了那幽深黯渺的空间，也寻不出这生命的究竟；任什么都是浮着的，——发光的，有色的，有声的，有形体的，——呆着的，动着的，和来往飘忽的，——什么也被你捉拿

不着。你思想了，你探索了，你叹息了，你悲伤了，最后你竟大哭了；然而你为什么不狂叫呢？不喜乐呢？不大笑呢？你经过了哲想的前段过程，而你竟不能在这样的世界上给自己添上一个新的生命么？朋友，你要创造生命，你要创造世界，在这个生灭无常的现象之中。你是一个聪明人呀！"

我一口气将这话说完了，他的垂着的头依然是垂着的，他的闭着的嘴依然是闭着的，他老不说话。停一会儿，我们的心的激动轻飘飘地从脑袋里滑去了；房中沉闷的空气使我们感到不愉快；冷寂的情形使我们感到淡寞。于是我最后向他说："你可以同我们一道回去么？"说着，我立了起来，杨先生也呆呆地随着我立了起来。我们告辞时，他送我们到房门口便止了步。然而他说话了，他低声说："我很感谢你们的厚意，尤其是魏君的厚意。"

杨先生踌躇了一会儿便仿佛用了挣扎的力量似的向他说："明晚是十三的夜。我的家里楼廊边的月台上很清静，我们是朋友，我们可以在那儿看一回月，并且因为——你愿意来么？"

读者们，以上的话都是我的朋友魏植君向我谈道的。他歇了一歇，伸一伸眉头，便又接着说：

那夜的月色真清朗呀！虽在六月的中旬。东边的天空没有一点云彩；从那楼廊望出去，只见在我们面前平展开去的重重叠叠的屋脊，墙头，电线杆子的尖颠，纵横的电线，和那一处两处从人家庭院里伸出头来的树叶的黑团，由一日焦热的阳光中挨延到此刻尽被那光亮亮的月色挥洒着；在近处的容易分辨它们的阴影，在远方的越瞧越模糊，直到末了你的眼睛也看痛了，竟分别不真那一片昏茫茫究是人间的世界，还是死神的国土。我们面前小桌上摆了三个高的玻璃杯，几瓶柠檬水，

和一壶绍兴酒，两个白磁盘子里高高地堆满着水果和饼干。月光落在这些东西上面，仿佛教它们活了一般，反射出许多钝的锐的眼睛望着我们说："我们的世界快消灭了，你们的呢？"

我们的谈话决不是从前的情形，——热哄哄的笑和火杂杂的闹。一个阴影侵蚀了我们的心。果然那些饼干，果子，酒，和柠檬水。渐渐消灭了；我们的倦息也渐渐拓大，直至它展开翅子将我们三个人完全覆盖起来。凉气和地上蒸发到空中的余热变成了几团板滞的白云球；一团厚点的慢慢从东南方移过来，恰恰遮住了那月轮。此时他们两人的颜面和衣衫都变成仿佛梦里所见的一般，黯澹而阴郁。我的心里难受，我便起身先告辞去了。

我告诉你，朋友，从那冬天半夜里听见哭声起直到近来的我对于更生的厌恶，为着这几日的印象竟完全变成了一种广大的同情，我的思想几乎被这东西改换方向了。

十天过去了，更生从那夜起不见踪影了。关于他的消息沉寂了。我对于他的悬念也渐渐忘去了，时间却还是六月。

然而一个雨天的第二日清晨，先夜便在我这寓所里歇了不曾回去的杨先生，手里捧着一张日报躺在那廊檐的藤椅上读着。我正在房里窗前书桌边治事，偶然隔窗望去，瞧见一个赤脚的人，胁下挟着一柄绿油雨伞，褪色的白洋纱长衫卷起一半围揣在腰间，大踏步笑嘻嘻地从院中急走过来。这不是那不见踪影的更生么？我骇然地望着他走到杨先生的椅背后，翘起一只烂泥敷满了的腿在他的头顶上跨过来跨过去地绕圈儿玩耍，口里说着，正是他往日快活时候的声音："老杨！你看报吗？请你吃一条火腿！四十块钱还清了，一条火腿！……我现在比你们阔啦！一条火腿！"几滴泥浆落在杨先生的高鼻头上，看去他仿佛竟成了戏台上的一个花鼻子小丑呆呆地坐

在那儿。

要做和尚的更生回来了，朋友。

医　　生

当我们平时谈笑中偶然提出一个没有见过的人物在眼前，我们头脑里便会要发生种种的推测，和由这些推测得来的一个模糊的概念。原来我们想及一个商人时，我们每常舍弃那在大街小巷喊卖零碎食物给旁人吃而自己却已饿废了的小贩子，而一定要联想到一个有肥颈项短腿子和凸而圆的大肚子的阔老板；所以我们想象着某一种人，每易于在他的阶级里去寻找出一个极鲜明的代表。于是一个医生的头颅当然必是（我们这样想）一个科学家的，他的一双眼睛当然必是一个哲学家的，他的嘴唇（不限定上面有两撇德国式的髭须）当然必是一个紧紧合着与不轻易因微笑而颤动的，而他那拉长了的面貌，他那不多说的言语，他那慎重而坚稳的一举一动，总而言之，他的态度当然必是安详、冷静而严肃的。喂！朋友，这个便错了。

这里便有一个漂亮的壮年绅士，至少也和一般未婚的青年人一样，喜欢穿有漂亮颜色的衣服，喜欢在镜子里审察他的丰神有没有那种教女人看了而会发生爱情的力量，喜欢用手时时去抚弄他的用香胶润光了的头发，尤喜欢（当他偶然曾瞧见他的熟人在某处和一个妇女同行）直接向那个朋友或间接向旁人去打听——详细地打听她和那个朋友的关系；假若不幸她竟是那个朋友的夫人，他一定便会在下一次遇见他时又赞叹又忸怩地说："你真是有幸福呵！"假若她是那人的妹子，

他问的时候一定要令他的神经更紧张一些;更假若她是那人的朋友,他此刻的目光简直不知要如何告诉你:他心中不可告人的苦恼。这只是羡慕的苦恼,因为他的眼睛不望着你而只跟着他的脚步在地板上旋回了。所以他在和我相处的六个月中间,曾经有时伸出那细而长的颈项,张开那薄肉而撅起的嘴唇,眯着那凹陷于颧骨上方眼眶中的灰黑的眸子,向着我用那超然物外的诗人的,同时又是拘囚于现实界的享乐者的心情和态度,来探询一件像刚才说过的那样的事情。你须知道:这绅士却是一个医生!

"这也算不了一回事。"一天晚上他坐在我房里谈了许多话以后向我说。"这是很无味的。我已经是将近四十的人了。结婚不结婚又算得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我记得十年前和十年后的现在中间也经过了几桩有趣的事情。先生,我不知曾向你说过没有?在奉天一位——同学家里,我曾经快活地住了八天,其中最后的一天是我特意补足的。我和他的友谊在世界上是最亲密的了,所以在他家里吃饭,谈天,或在外面散步,都少不了一位姑娘(他的一个十七岁的令侄女)和他的两个玲珑的小孩做伴侣。常时我们吃着饭,吃着饭,我那耳旁总听见这位姑娘的偷偷的笑,和忍住的笑。有一次她坐在我的左边角上,她的脚尖在桌子底下无意地旋过来碰着了我的脚背。你以为我便怎样?我的脚便不动了。我也无心去嚼我口里的菜和饭。我想在这个时候定要仔细看看她的脸色,但是,先生,这是我朋友的侄女呀!然而我的眼睛竟不服从'这是我朋友的侄女呀!'这样的恐吓,不期然而然地恰和她的一双乌黑的瞳人在一秒之刹那间竟相视而莫逆于心了。先生,那时我虽是一个二十八九岁不算顶漂亮的青年,到了那天晚上——就是我要动身往上海的前一夜——独自在我那好朋友的房里

检点行装的时候，心里总觉得有点忐忑不宁，总好像觉得那个地方不许我离开似的。我听见窗外的脚步声了，又听见我所熟知的说话声了，接着就是照例的三个人儿现在我的眼前：‘蔡先生，你明天一定便要去了么？……’先生，这是一句怎样有力量的话呵！这一来把我收拾行李的心肠竟搅乱了。我伸直了腰，歇一歇气，想搜出一句可以搁延的理由而简直不可得，只好装起老前辈的口吻向他们——其实只是向她——说：‘小朋友们，这回我劳了你们了；我不曾有好的礼物送给你们做个纪念；我想开春或许还要来看你们的；我们再见罢！’于是重复低头去做我的工作。第二天因为没有赶上定时开班的火车，于是在预定的七日之外我又多住了一天。但是这一天的光阴反是很不容易过去的，因为我的那位好友以为这是朋友离别时在意外得来的光阴，他终日陪着我谈话，并且预备很精美的食品款待我。先生，恰好那天我的胃口得了病了。”

他说了以上的一段话，便躺直他的身躯在我书桌旁的藤卧椅上，伸出他的一只没有穿袜子的赤脚，把脚后跟放在椅档上，而在他瞅着的视线的圆圈内扭动那脚的一排五个趾头，一会儿他从他的不自然的笑容里抬起了头：

“这桩事到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难为情。”

我说：“这也是人生偶然的遭遇。”

他叹了一口气而在卧椅的扶手上拍了一下，摇头说：

“这也算不了一回事。这是很无味的。我已经是将近四十的人了。——先生，你身上的衬衣是你的尊夫人替你缝的么？你真有幸福呵！假如一个人得着了这样一个妻子，一个能够体贴她的丈夫的意思的妻子，不必讲到一个人有小小病痛的时候，单只在平时他也能得着不少恰意的快乐呵！不过——假如她更能够晓得一点儿音乐，或是晓得点儿茶点和烹

调的道理，这倒是一个极经济而有趣味的消遣法子。先生，你以为怎么样？你也赞成你的尊夫人穿两件时髦点的衣服么？不妨事的，不妨事的！一个女人喜欢做时髦的装扮本是她的天性。我在北京、上海、天津、奉天这些地方曾经见过很漂亮的少奶奶和小姐们装扮得和娼妓一样。有人说：这并不是她们的罪恶，这只是她们天赋的弱点。但是先生你不要以为我说的时髦就是这一种的时髦。那恰恰合乎腰肢与臀部的弧线而细心裁成的衣裙，只要有淡泊或清艳的色彩表现，便可以说是美的，是时髦的。这一种的时髦是很合我的脾胃的。"

从这高楼的窗口吹进一线五月的风。此时他微微扭转身躯伸手去端那杯我替他斟好放在这书桌边的茶而呷了一大口。

"然而这也算不了一回事。这是很无味的。我已经是将近四十的人了。谁保险能够活多少的年纪。不结婚也可以省去一番的烦恼。……呵呀，十一点半钟了。今夜我倒讲了一番笑话给你开心。你要睡了罢。再见，……再见。"

于是他——蔡先生——便离开了我的房门。在这一排客室门外甬道的那一端还能听见他拖鞋沙沙的拍子合着他低唱着的歌声一路渐渐消泯了。

从前年的冬天到去年的五月，蔡先生和我同住在这旅馆的楼上恰好度了半年的光阴。在这半年的烦郁日子里最后十几天的夜间是我们谈话最多的机会，因为他在一个医院里服务，白天不得闲空，而在天气还未显露十分令人感觉燥热的征兆之前，有时我在夜间竟也不曾能瞧见他。于今回忆这一年又一个月的时光又轮到同样的季节，忽然令我思念当日的蔡先生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

然而最近我去拜访一个姓陶的好友，他曾因事赴杭州，回

来见面时，他向我说道：蔡先生已经在那里和一位杨女士结过婚了，现在他俩正在西湖度那蜜月的光阴。据陶君说，这新夫人曾是他妻子的同学密友。

“蔡先生真是一个漂亮的人。”他说：“你要知道这个么？请你看他新夫人在新婚半月光景给我妻碧筠的信罢。这是我们国内现今女性所写的一封最大胆而有文艺趣味的信。”他说完便走进间壁房里拿出一封信给我。我信手接来读着，除了起首的寒暄外，便是：

“碧筠姐，请你不要笑。一个姑娘终久是要想得一个好伴侣的。我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是何等地教旁人看了而心里羡慕不置呵！宽大庄严的礼堂，洋洋盈耳的乐声，馥郁氤氲的香气，和那些杂沓而华丽的来宾，其中尤以我的粉红蝉翼轻纱的全身服装，和手里捧着的娇艳的鲜花，伴着那又恳挚又忠心而其时的态度又一定曾经集中了许多姑娘和少妇们的视线的他，胳膊挽着胳膊，并立在那如春水一般融融泄泄的快活之中；这是人间天上的第一次呀！姐姐，当我耳边听见他的呼吸因为此刻的刺戟过于厉害使得他全身都掣动了的时候，我的一颗心简直要迸裂了。

“我很想告诉那一般还没有尝过这种刺戟的姑娘们，不要在她们颤动的心中露出那样的轻笑，因为我那天晚上在许多向我们大施笑谑以代祝贺的男子们的肩后发见了几个摇晃不定的女人的笑脸；那些笑脸是很年轻的，但是又含着鄙夷不屑的神气，——姐姐，——也许我不曾看清楚，——或许那些笑脸是她们颜面神经牵掣的作用；然而我很诧异为什么一般男子们的眼睛尽只望着我，而在他们肩后那时隐时现仿佛有波纹飘荡过来而令我感觉不快的眼睛却总钉住他，这真是我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或许我自己从前也曾这样做过而现在却记

忆不清了么？

“碧筠姐，我想不到光阴过得这样快；我想不到我们所希望的快乐竟会这样地容易成了事实。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点觉得如同在梦里一般。

“姐姐，一个姑娘在第一次看见她心中觉得不讨厌的男子，而又不得不在一间四壁幽静而酒精刺鼻的诊察室内和他面对面地谈话，并且还要裸露出那平时不愿教别人偷觑一眼而此刻却一定会情愿让他恣意细看和任情摩娑的一部分的肉体，真是一桩危险骇人的事，虽然这一部分的肉体却也是平时旁人的目光所能及的。姐姐，你不要以我说的是疯话，当他(蔡先生)的指头触着我那一部分皮肤的时候，我立刻就证实了我的想象究竟还没有错误。

“从此以后，我总觉得书上一行一行的黑字和头脑里装着的死人与活人的言语完全失了效用，这是病的结果吗？我的病是不能不医治的，所以我天天到医院去一次；无论这种治法有没有效，但是病人的心理总是这样的。

“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在下午四点零五分钟，我刚走到那药剂室前，他早已在那里满脸笑容地接待我。当他偶然和药剂生与看护妇们交涉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一天的精神是非常地兴奋，而他对我所说的话每个字音里都充足了力量，我们进了那静寂的诊察室以后，一个在里面伺候的看护妇由他命令出去做旁的职务去了，只剩下他这个医生和我这个病人在房里；因为这时候来诊病的人很少，此刻他真是殷勤得很呵！不过这么一局部的小病痛，亏得他那样地更仔细诊察，恐怕是从来没有用过在旁的病人身上，而且是在前几天中也不曾用过在我身上的诊察，手又那样地轻缓，问话的声音又那样地低柔；……姐姐，我知道他的学识是很广博，而他的技术确

是精炼的；而且从那天起首，我就再也不去找第二个医生；不上一个月的工夫我的病竟完全会被他治好了。

“姐姐，你想，一个姑娘终久是要想得一个好伴侣的。机会碰着了她，她就得别要让他飞了去。我那时佩服他的有见识有胆量而且有很温和的性格，于是我就立刻，立刻爱了他：这不见得是我的过失罢？假如这样的事情也算做一件过失，我们的父母都是犯了过失来的！

“假如你知道了这一桩事，不知你将要作如何的感想！有一天我独坐在他楼上的房里，听见仿佛是那医院里的一个向日所见的短而肥的看护妇在间壁房里和别一个女人笑着说，‘……这真是好笑！蔡先生多喝了两杯酒，总照例地寻我们开心。这是一个温暖的夜间，我们走到他的房门口，只见一个眼饧耳赤的脸出现在桌边曲放着的一只手肱上。在那电灯光下我们一望就知道这是在醉态中的蔡先生了。我们进了房，他很高兴地欢迎我们，全没有一个医生的排场，不过此时他的言语比平日格外地多些，而他握人胳膊的力气也比平日格外地大些，因为我们那时的胆量是很不能自信的，所以我们想：假如密司杨要是今夜在这里，我们的责任也就轻了许多。但是怎样呢？哄他说，“密司杨来了！”罢，假如他真地向我们要这个人呢？岂不更糟了！不幸这假定竟自成了事实：呵呀！他真地追起我们来了；我们这一个刚摆脱了手，那一个又被他抓住了衣衿的角；许多椅子和用具都忽然换了位置；桌上的书籍杂志和那还没有用动的处方单子撒了满房；嘻嘻哈哈的笑声，和许多人的脚步腾跃在楼板上的响声，一定是曾经惹起了邻家的惊骇的。哈哈……！于是我们虽然从这场混战中逃出在房门外拥挤着向内窥望，可是苦了一个旁观的小女孩，我们一个朋友带来玩耍的小女孩，她竟被他揉得哭出眼泪来了。我

想:这都是蔡先生爱上了密司杨的原故。我听说那心里装着一个爱人的人,在他或她的酒后都有这样的现象,不过在激动的度上有点儿差别罢了。然而他对于她的爱是何等的热烈呀! ……'

“所以我全个儿的心都倾向着他了。无论睡着,坐着,吃着饭,或者走着路,我都在想,不断地想,这一笔债务是应该怎样去清结的。于是你就知道我们俩在杭州了。姐姐,像蔡先生这样的医生是不可多得的。……”

二　　男

二男那姑娘原是清朝中兴时一位名将的孙女，而现在是共和国的一个律师的妻子，又是一个多病的小女孩的母亲。

从前她曾经做过许多不同的梦。一年一年的光阴，和那太阳天天从东方跑到西方的每一个晷刻，都恍惚在她的这些梦里过去。她自己也不大觉得：光阴这东西怎样会跑得这么快？她糊里糊涂过了许多的日子，一直到了二十四岁的年龄，迫切的肉体上的需要来了；这使她很暴躁。有时她独自在房里急速地从这一壁的角落里走到那一壁的衣橱面前，在橱上镜子里照见自己的面貌微微笑着，于是又急急转过身躯离开那地方，口里哝哝地对自己说话。这种举动使得她的母亲在无意中瞧见了的时候，很替她忧虑。但是此时有那轮廓现得最明晰而形体最庞大的一些影子赫然横陈在她的眼前，那便是一些太太们的影子。她仿佛看见一个在冷天邀一些朋友们在炉火熊熊而暖香袭人的房里，在璀璨的电灯的光底下打麻雀牌的太太；一个坐在那漆光鉴人轻如风驰的汽车里在通衢上来往如飞而顾盼自雄的太太；一个在广大的宴客厅里被围在钗光鬓影之中而笑语轻盈的太太；还有一个坐在家里便有三五个俊俏的婢女在身旁伺候，而出门便有七八个雄健的壮丁在前后护卫的太太。这些太太们的憧憧的影子在她的心里往来着，一刻也不使她宁静，所以她走乏了之后一屁股坐下在床沿边，便只得叹一口气。这是她的无边的黯愁，但是却将她

母亲为她忧虑着的那一点,多少变成精神上的东西了。

她本可以早早做了一个寻常的妻子而过那寻常人的生活的;因为有一个姓汤的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也曾在她的梦里如淡烟般出现了一次。只可惜这个青年的家产仅仅只有那床上的寝具,和随身的衣服,那房里的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那厨房里的锅灶淘盆和饭甑这一类的东西。再加上几本旧烂的书籍,和一个四十多岁而要自己操作的母亲,便算完全了。这个青年在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两次要到她家里来拜望她的哥子,因为他是他的同学。有一天,她曾经从她母亲的房门帘缝里加意地窥瞧了他:那白皙而丰润的脸,和那一双聪明的眼睛,已经是很可爱的了,再听见他用那很诚恳的,那很晓得生活的况味而又不肯看轻自我权威的态度来和她哥子谈话,"这是一个好青年人呵"她心里便这样地批评了他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她的母亲曾有一次喝醉了躺在靠椅上;口里衔着一枝烟卷慢慢地吸着;思索了一会子,便笑迷迷地向她说:"这孩子倒还不坏,这孩子倒还不坏。"这太太似乎有点意思了,然而她蓦然想起:"但是我的死了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的老去的爷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丈夫不中用倒也罢了,只他的这个小忘八羔子的儿子全个儿不能像他的祖上给我争一口气,没来由的辱煞人!"她想到这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只看二男将来的运气罢了;"她停了一停,"汤家的孩子可不行,远水救不得近火。"以后,这青年在这太太的嘴边总算占了一个时时受夸奖的便宜,而在二男的寸心中他也只仅能得着了"这是一个好青年人呵!"的位置。至于意外的想头是于他无望的了。

二男的血液里处处混含着她母亲的要素,并且她还分了她母亲对于她的父亲和她的哥子的轻视和怨恨。最大的原因

就是：二男的父亲不曾做得一个官，而她的哥子又是一个不成材的废料，所以这位太太想起了她家里的“爸爸”和这里的“爷爷”的全盛时代，两颗大而晶莹的泪珠便从她的眼角里流了出来沿着双颊一直滚到嘴角边，及至这东西再从那嘴角缝浸进了她的口里，而她用舌尖来试尝一下的时候，她知道这眼泪的味竟是苦的。因此二男的母亲心中所赖以安慰残年的便是不能不睁开眼睛去在她这个玲珑剔透的女儿身上寻觅她的梦想的需要和填补她的过去的怨恨；而二男鉴于她母亲的过去，也得须慎重她自己的将来呢！所以这母女俩希望的内容，在平时谈话中已经给一般的亲戚朋友们多少知道了。

这是在前面说过的，二男是一个律师的妻子，又是一个多病的小女孩的母亲。但是当她未曾嫁给这律师做妻子以前，她和她的母亲在这一点的意见上稍稍有些不合的地方。在她的母亲的眼光看来，这律师虽然已经是有过两个小女孩的父亲，又是一个娶了偏房的男子；但是他第一便有了做法官的资格，而且据他的亲戚说，还立刻有被任为县知事的大希望；这个便是很难得的了。第二，这律师有一个很大的田庄在乡里，那庄的周围尽是青青的高树。那庄外的田里每年至少可以产出千七百石森黄的谷子；这个便是世上的人们所奔走仆仆求而不可骤得的东西了。第三，凡是中年人娶后妻的，对于他妻子的爱情，一定是比初婚的男子要浓密些的；“这个，二男你不知道，是世界上的通例，”她用解释的口吻向她的女儿说，“一个男子对于他的妻子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无论是怎样不满意她，或者竟向她做出横暴的行为；然而待至那妻子死了，他便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个孤独的人。于是那死了的妻子的坏处此时在他的孤寂的心中都会变成了好处；何况那多少有点好处给她丈夫的妻子呢？一旦忽然有这样一个心思更灵巧

而岁数更年轻的女子立在他的面前，他一定是会把他追慕前妻的心肠加倍亲热地用在这个女子的身上的。我现在所说的这个女子自然是指他的后妻说了。”

二男听了她母亲的这一番话，低了头不做声，“但是”她这样地想着。“一个男子既然娶了偏房，那末，对于正妻的爱情先就有了分心的地方。当我们两家提起这件婚事的时候，并没有听见旁人说他已经有了偏房；现在待得婚约已经定妥了，他忽然透出这个有偏房的消息来，这里面便显然含有不信实的地方。纵令如她所说，他的娶偏房这件事是奉了他的母亲的命的，那末他们的口实自然是为的后嗣问题了。这个做偏房的女人便能够替他家生男育女，他又何必另娶正妻呢？我的母亲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万无悔婚的办法；并且处处哄鬼瞒神要成全这件事。别的问题都不说了，单只这偏房的事为什么不早说明呢？他家的父母既然要这儿子续娶，为什么又要急急地替他先安排一个偏房呢？这不是有意作践人么？不去，——不去！这是欺辱！”

想到这里，她的脸也红了，眼睛里潜伏着内燃的怒火。

她为了这件为难的事，有半个月的光景不曾吃一顿甜美适口的菜饭，也不曾得一夜合眼安眠的稳睡，她的面庞看看是憔悴了。但是那位律师倒是一个有柔和的性情和漂亮的手段的人物；无论二男是如何样地忿骂他，当他们受了她的母亲的允许而得当面谈判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小姐——是的；——小姐——是的。”一味地屈服起来；待得她的怒气发泄尽了，口也干枯了，声音也渐渐柔软了，又禁不住那律师只是和颜悦色地问“小姐，喝杯茶歇一歇罢？”她的心里又有点怜悯起这个男子来了。其实，二男对于这个未婚的丈夫曾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在她盛怒之下迫得他承

认了，所以她才觉得这个男子还有可恕的地方；因为可恕，便也有点儿可爱了。至于那条件的内容就是：一、将来结婚后她要离开大家庭而分建一个小家庭；二、她要划分出男家的产业三分之一作为她已分的所有物。于是她的母亲只盼望她女儿的婚期一天近似一天地到来，而她自己也不能说不盼望她的一生的起点有一个早早的交代。

一个月以后，她变成了一个律师太太了。一年以后，她做了母亲了。但是她的母亲的所赖以安慰残年的东西呢？她要在这玲珑剔透的女儿身上去寻觅的梦呢？她要凭藉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去填补的那过去的怨恨呢？一切也都还没有到来。那到来了的只有她鬓边的青发大部分都成了灰白色，她端起在手中的酒杯内的酒没有他女儿结婚时的那种教人瞧了连心窝里都喜欢得痒痒的那种玫瑰花的艳红，而她的眼角里流下来挂在颊上的冷泪被她用手绢儿揩了去又接着迸出来了。所以当她看见她的女儿仍然穿着从娘家带去的衣裳回来看她的时候，她有一肚皮要说的话竟在喉咽中滞塞住了。她知道她骗了自己了；然而二男所视为必须慎重的她自己的将来呢？

她的将来是一个渺茫的梦，这是没有人能够替她预先去占验的。她的过去是一本很清楚的账簿，这是她自己能够一页一页揭开来细看的。只有她的现在却是朦朦地在似梦非梦之间，令她常常望着那置放在临窗桌上的一面椭圆形大镜出神。这是春深夏初的一个早晨。她照例坐下在那桌前的时候，她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绸袷衣；她的下半截身体因为被桌子的暗影遮住了，瞧不清楚；而在那椭圆形大镜子里面却现出她的一个轮廓美好的头，和那头上漆黑而放亮的头发，一副被胭脂染得似桃花的红色一般的脸颊，和两只含愁凝视的眸子，

一条小而正直的鼻梁,和那微露出上下白齿的小小嘴唇皮;从她的这个坐着的背影看来,她的身段是小小的,而且很活动的。她现在刚梳完了头,而且湾举起她的两只那裸露出半截臂腕的小而白的手,去熨贴她头上的散发。当她翘起手指在鬓边轻轻用力抿刷的时候,约略可以瞧见她的掌心也染了些儿淡红的脂痕。她懒懒地放下双手把来随意地搁在桌上,她的两个眸子里有水波样的东西在那里荡漾着,她又在思前想后了。

“一个女子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人呢?”她蓦然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她还在闺阁中的时代,她常常听见这个亲戚说:某家姑娘嫁给某人做了妻子;又听见那个亲戚说:某家的儿子聘定某个姑娘而做了丈夫;但是她继续地关心听去,这些一对对夫妇总是难有极圆满的生活的。在那把旁人的苦痛当作闲谈的人们固以为这个是人类生活上极平常的事,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旁人的悲欢也难免不就有自己的一份在内,但是自己在这个生活里滚来滚去,终没有法子可以摆脱这无形的梏桎,渐而久之,也就各人藏起各人的肺腑,大家在虚伪的面具之下勉勉强强地完了他的或是她的一生。一旦偶然间碰见有那和自己的境遇大略相同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看来,这个当然不是什么希奇的例外。那已经死了的心终难唤起他们对于旁人的丝毫的同情。然而那时的她,还只是一个在双亲卵翼之下过日子的人;除了他在小说书上所能窥见的男女间的交涉以外,这些在旁人口中嚼短论长的人世间的实例,至多仅能引动她坠下一两滴纯洁无邪的处女的清泪。至于那其中的不可告人的隐痛,她又何从有经验去证实呢?所以那时在她的耳朵里听来的旁人的悲欢到了现在都成了她自己的怵目惊心的回忆。

“一个女子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人呢?”这个问题她究竟答解不出。怪她自己的母亲吗?那母亲也是这样糊里糊涂过了四五十年的光阴的。“母亲的过去”和“自己的现在”究竟曾经有了个什么分别?假如她那时抱定了主意,不受母亲的压迫和耳目所给的甜蜜的诱惑,或许现在的情形有不同的地方也未可知。这个使她心里进退两难的困苦,也是命运给她注定了的吗?她知道她自己不应该生下地就是她母亲的女儿;既做了她母亲的女儿,这个命运便会一生跟着她。

她做处女的时候是一个极骄傲的姑娘。只有旁人是来求她的,从没有看见她是去求旁人的;只有她是用言语责备旁人的,从没有一个人是敢用言语来责备她的。就是她的父母有时在偶然盛怒的时候用稍带严厉的口气说了她一两句,到后来究竟还是被她的有条理的辩辞和女孩儿的娇气压伏得笑迷迷的;但是现在呢?她曾记得她的母亲有一次向她的翁姑说:“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一个女子嫁给人了,便不是她的父母所生育提抱而长大的骨肉吗?她的母亲说这样一句话,想必是有口不能应心的苦情;不然,这便是对于亲家母的外交辞令了。她自从到了丈夫的家里,不上一年多的工夫竟会变成了一个言语温和而举动小心的好人。“好人!”她不觉地微微呼出口来了。“好人”的代价就是牺牲,牺牲自己的金钱,牺牲自己的意志、希望和身体,去在这个世界中占得一个同行到坟墓里去的位置。她现在可证明了这不过也是从前那些旁人所谈论的许多事情当中的一个例。

过去的事情想他做什么?那可不行!到了这个时候,那平时记不清楚的极细微的一桩一桩的事都会像一面光洁的镜子里所呈露出来的一切,要用手去拂拭也拂拭不掉的。此时她的眼睛里已经包满了要落的泪珠。

"咳！——嫁人！——生小孩子！——"这一串沉浊无生气的字在她的乱丝般的心中比什么事都要感觉得敏锐些。因为一个女子嫁人以后，第一便丧失了那悠柔如水的心情；这种心情的滋味，除了她自己偶然在碧色红云的天底下，或衰草黄花的野路边，或亲戚宴会的筵席上，或车水马龙的通衢中，能够领略，能够咀嚼，使她心旷神怡之外，旁人是不得而知的。她此时或者正在那儿悲悼这一去而不复返的自由也未可知；不过当她很无聊赖地回转头去看见那静静下垂着的浅青色的纱帐，她的眉尖不禁微微一皱。她的眼睛从那帐门上移到那满雕满绣的床架上，再从那床架上移到左边壁上挂的四副淡墨兰竹的绣屏上，渐次渐次在那紫檀几上的那绿玉石座子的大自鸣钟，那描着牡丹呈瑞的白磁帽筒，那宝光焕发的蓝色花瓶，那盖子上蹲着狞目张口的怪兽的古铁色的香炉，和那三只白磁描金的茶杯，都放出死色沉沉的光齐望住她的一双眼睛，好像说道："你为什么要关我们在这里？"这些无生命而似乎又有生气的陈设品，只在一年前曾有几次现出快乐的面貌；但是自那时以后，每天从朝至暮他们只见她一样地坐在镜子面前梳头，一样地在掌心内调胭脂，一样地出房门去吃饭，一样地进房来洗脸，一样地换件应时衣服出门去，一样地又回家来，一样地和她的丈夫坐在房里谈些怎样去谋事干的计划和一些欠债与还债的话，一样地陪她的丈夫上床去睡，到了第二天天明了，又一样地伸一个懒腰穿好衣服爬下床来，于是便在这老不改变而且是理想失败了以后的生活中摆出厌恶的样子来了。她赶快缩回眼光，低下头去，把她的头放在那交叉搁在桌上的两臂之间，不敢再去看其余的东西。

此时从那后房里透出的一声声的微弱的呱呱啼哭，和奶娘在睡梦里的含胡说话，同她的呜呜拍着小儿的声音，如利锥

般刺进了她的耳鼓;她的头脑里不禁充满了那替这个世界的小女主人翁而生的恐怖。

这一天的上午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去的。

等得她的丈夫起了床,她便笑吟吟地走过去向他说:“我今天想到妈家里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她得了许可,出了大门,便又忘记了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及至她到了她母亲的家的门口,她忽然折转身,顺脚走到潮宗门正街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主人还没来得及泡出茶来,她说“我有事还要到别处去。”她在他们的有点奇怪的许多目光中,出了这家的大门,便又不知自己有的是什么事,并且不知自己要往何处去的好。然而她的母亲在这一天终于瞧见了她立在她的面前,一副绷紧了的小脸和两只直视着的眸子。

这母亲骇异地问:“二男你怎么样了?”

没有回答,只见那泪珠如断线的珠子一般从那雨后桃花似的脸上滴了下来。

圆　　脸

我曾在东京遇见过这样的一个姑娘，一个有肉有骨有血并且有灵魂的女侍者。伊的家乡和姓名在这儿说不真切了。我只记得：我住在那家旅馆看见伊时，伊很矮小，很壮实，有圆的红色的脸和肥的白色的脚，伊曾为我打扫过房内的灰尘，抹过廊下的地板，每天早晨为我轻轻地移开过格子门递进朝来的报纸，捧过膳台为我献过一日三次的饭食，负着衾褥为我铺叠过夜夜必需的寝具。伊的衣裳在那时节是蓝色条纹的粗布单衣，腰间系着一条黑色旧缎带，围过去在伊腰臀的部位上组成一个随意的花结；伊不穿裙，所以伊走起路来那肥肥的赤脚一直露到胫部；有时伊手里捧着红漆方形的膳台或提着赤铜轻便的小水壶之类，上下楼梯走得快一点时，连膝头和大腿都白净净的现露到旁人的眼睛里。伊不因为旁人的注目而觉得这是羞耻；伊的两条腿终日必得要急于行走而时时裸露在衣裙翻开的外面；习惯和装束的形式在伊生活着的这国土里也承认这不是羞耻；但是当伊感触到有一道恶狠狠的视线钉在伊的腿肉上时，伊便要不自觉地低下伊的脑袋急忙走了过去，而在伊心中便闪出一线飘忽不安的情绪来；这在伊目今十六岁的脸色上可以瞧得出的。

然而伊的胆子极小；主人怒了，伊便远远地跪伏在他住房的格子门边叩头，口口声声说："谢罪，谢罪。"或是某个客人怒了，伊也一样地伏在他的格子门边叩头，口口声声说："谢罪，

谢罪。”主人或者客人泄了怒气以后，叱声：“滚开罢！”伊便站起来，整理伊胸前的带子，和膝边的衣幅，或者用手抿刷那因为曾经低下头来而纷乱了的黑色头发，那圆而红的脸上一双细细的眼睛里便和平地闪出自己觉得不曾尽职因而受了责骂的惭色。此时伊仿佛正思想着什么；停了会儿，伊便悄悄地独自去了。

在这旅馆里做侍者的女人约有四五个，每当黎明的青光从窗纸上边进来时，便可听见伊们在廊檐下，在楼梯上，在客房栉比的甬道中，或者在隔壁的房里，或者在庭院的花坛间，往来奔走活动。这些木制玩具似的人形，每人头上仿佛系着一根线索，穿过那小小账房的门窗，一直递在那终日蜷伏在儿旁的主人手里；这手的一起一落便是伊们的一动一息。然而到了晚餐后的时间，伊们也便舒服起来了。我看见一个高高身材眉梢飞扬的，在那时节穿一件长长的白地蓝花的浴衣，伊在我面前经过，常有一种温暖而潮湿的粉香气味散布在空气中钻入我的鼻孔。那边房里有人拍掌呼唤“藤枝！”了，伊回转头来朝我笑了一笑，便急速地跑了过去；停一会儿，便可听得那房里的歌声和欢笑声了。伊在伊的女伴中间是最爱唱俚曲的，并且喜欢锐声高笑。有时伊即是在传送午膳进一个客人房里的时候，且不去听旁的客人催饭吃的拍掌声，只笑迷迷地跪在那人的身旁。觑着那人的眼睛，唱着自己的曲儿：“呀！要是和你一生厮守，我决不嫌憎……；”或者“梦里也罢，让我们聚会一回儿……；”伊的眼眶里竟泪汪汪的起来，可是一会儿，伊又笑了。这真教你见了便会精神恍忽而喜悦。

住在这旅馆里的客人们中，那些由各府郡县来此地留学的私立大学预科生和中学生占了多数。在这些青年人的眼睛里，藤枝姑娘是活泼的可爱的，因而是颇能生慰藉的。由藤枝

数到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黑胖的春子姑娘，和那三十多岁梳光头的厨娘，中间也还有两个老实人物，可是伊们都有点喜欢和客人们哓舌打诨的毛病；再数下去，便是在全班中殿后的那矮小壮实有圆而红的脸和肥而白的脚的那姑娘了。因为我说不出伊的名姓，在这儿便叫伊做"圆脸"罢。

因为"圆脸"是从远处初来作工的一个乡下姑娘，除掉会叩头谢罪之外，伊在客人的眼睛里，乃至在伊女伴中的眼睛里，都被看做成一个"蠢物"。这不只因为伊说话的模样太瑟缩，服装的颜色太晦涩，也有点因为在这般光华灿烂的都城中的一个旅馆里不应该有这样一个蠢笨的东西。

每天晚间，电灯明了，从各个房间光色黯澹的纸糊格子门扇上，常有活动的人影伴着歌唱笑闹的声音送到隔廊远望的人的眼睛里。此时"圆脸"却常凭倚在楼廊的一处阑干边悄悄地想着什么。我有时在星光照临着的楼廊过道中瞧见了伊，向伊端详着，并且逗引伊说话，伊便和平地抬起那双细细的眼睛瞧着我，于是伊悄悄地笑了；这仿佛是一个女孩赤膊着上身，被人格支地搔着胁下的奇痒，立时将两手掩护胸前，而又惧怕被旁人听见了的那笑声。

有一夜，这正是五月杪的夜天清澈而空气温暖的一夜；全旅馆中的人们似乎都被什么咒符噤压住了的一般，各自鸦雀无声地在房里大约正做着什么重要工作，或者正在那黑漆漆的梦中走着怕人的或愉快的道路；我刚轻轻地——为的是怕惊动旁人——走到一个甬道的拐弯处没有灯光的房门前，听见里面一个很轻微颤动的说话声音，仿佛是"圆脸"姑娘的声音。

"先生，……我实在说不出地感激您……"

仿佛那方面又说了些什么，这只是伊的战兢兢的回答。

“先生，……这实在困难……”

“………………?”

“是的，先生，——那一个银元已经收藏了。多谢……”

“………………?”

“多谢，……先生，……我实在不敢当，……我怕……”

声息停住了。忽然我的全身战栗起来，我不知怎样忽然由本能上感触到那矮小肥壮的身躯正在黑暗中给一双瞧不见的男性臂膊紧紧地箍住，而那圆而红的脸颊上，黑而柔的头发上，和那出于处女们初次感到羞耻而用来招架的两条手臂上，已经被一个焦热的嘴唇吮咂遍了！随后一个很胆小，很急迫，很害羞，但是又很愿意的小小声浪终于破了暂时的静寂。

“先生，……请，请您放手罢！……这样……够了。……我实在说不出地感激您。假如我能够给您……，先生，我怕小孩。……”

房内似乎有了脚步移动的声响，那声响又似乎正从格子门边走来，我吃了一惊，翻转身躯，急急地，悄悄地，拔步便走，回到自己的房里时，我的心还在那儿怦怦跳动。

第二天早晨，我携带洗面巾和化装品下楼去盥洗时，频频注目昨晚我曾窃听过的那房门，从那里面正走出一个胖胖的，面皮微黑的，戟戟的短发密生在一个大脑袋上而年约四十岁光景的绅士模样的人来。这是一位希见的客人。平时他的房里从不曾有过歌唱或叫嚣的声音，也少有外来的客人过访他。所以旅馆的主人佐藤君常曾在账房矮儿边随意盘膝坐着而忿忿地向我控诉那些年轻客人们的胡闹：“倘若那些年轻人都像这位先生一样的安静，我的生意就会更好啦！”

醉　　里

琬姑娘蹬蹬地走进了房，一眼瞧见伊的朋友蓉姑娘怏怏地独自坐在灯前椅上。

“啊呀！你什么时候溜进来的？你的病好了一点儿么？我实在替你担心啦！”

同时伊很快的想：今晚的宴会真快乐，热闹，有意思；我的孤独的生活收拾起了，快乐的希望迈开脚步向前进了。

“你为什么不赴我们的宴会？我等候你，焦心地等候你，你总还我一个不来。”

伊想：什么？她原是想来的？好一个口实——病了！其实她不来我也不关心；我那里已经有不少的客了——慧，瑜，琰，可爱的瑜呵！喝了三杯酒，她的眼角边便那样地有光采，那样地喜欢瞧这个，看那个；——滕先生的怪样儿；给她越瞧越现得可爱。他俩原是和我们一样呵！只有那肥颈项的杨先生，时时低下他的近视眼；还有……他！呵，他！希望之神！我喝醉了。

“蓉！我喝醉了。你的眼皮儿为什么是浮肿的？”

这也值得哭肿这可爱的有用的眼睛么？你看我几曾哭过一次？宝爱自己，我要告诉你，蠢人！

“你昨夜不曾睡觉吧？”

没有这事？这是当面说谎。一切我都知道。你定了婚，不是，你离了婚，呵！我真的喝醉了。

“今晚那地方的菜蔬真好吃呵！蓉，你为什么不去？溜五柳鳜，无黄蛋，蜜饯白果，还有，我数给你听，什么？哈哈……我忘记了。”

我忘记不了的只有他！尤其是在今晚；我用妈妈的名义请客只有这一次了。再过一个月，我便是他的……啊呀！不讲给谁听。

伊忽然想起了什么重大事情似的，匆匆走到房门外去。一会儿，伊提了一桶热水进来倾在那白瓷面盆里。伊放下那提桶在那洗面台脚下，一边在那面盆里捼弄得洗面巾在温水里泼泼地响，一边扭转伊的脑袋向着蓉姑娘。

“蓉！你吃了晚饭没有？”

嘻嘻，她还能够吃得下一粒米进喉嗓吗？“何妈！你去告诉太太说：我这里来了蓉小姐。拿点儿什么吃的东西来。”

“不吃？你不要使客气。你往常不是这样，是不是？”

很灵活的忖度和想象在伊的头脑内盘旋：

病了，她自己只好这样说：病了。我今天早晨还听见瑜说：“她同两个男子坐着人力车儿往什么地方去；一个有胡子的坐在最后的一乘车上，满脸醉熏熏的；两旁的行人都诧异地望着前头两乘车儿内的人，因为一个是泪汪汪的，那一个也是泪汪汪的。”哈哈！我只能这样在心里笑。

“蓉，杨先生在今晚的筵席上不肯喝酒；他的眼眶底下仿佛现出微微的黯色；而且他的眼皮总是低着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在他的心里。”

着了。你瞧她的两手渐渐握紧了，装笑的脸上有点儿青白色了。我知道，——我什么事不知道——那在今天早晨和她一道儿坐着人力车在街上跑的青年，就是那位近视眼。

伊的洗面巾正在伊的那被酒染红艳了的脸上盖着：

装神装鬼地这两人闹了一年半光景，前几日他们不曾表示定了婚吗？……呵！我的他，我们便不是这个样儿。

那洗面巾又随着伊的小手落在那白瓷面盆中的温水里，将那细致洁白的一排指头伸开去，平铺在那面巾上停住不动：

“你这会儿心里好受一点么？蓉？”伊从伊的右眼角偷瞧了她一眼。

你不要只拿着那手绢儿出气，它没有罪呀！你的那个近视眼也太不中用了，你请他到我的那个人跟前去觇一觇丰采。他有怎样的透亮的思想和勇敢的行为呵！我只要请你的近视眼和他，我的他，同在一处谈讲五分钟的话！

伊的面巾已经在伊的手里绞成一个两股交扭的形状，而刚要给抖开来了，却又很温柔地搭在伊的手背上。伊微微笑着。

“你为什么瞧我？蓉，我今晚真的喝醉了，口里只胡说。”

我的胡说也教她够受了。最好笑的是那位近视眼。他平时扮起那样吓人的面孔，好像一个研究了二十年学问的面孔，又好像一个故意教人知道：他永不会和女性发生什么交涉的面孔。这应该是一个理智的动物了。

“蓉，你不吃点东西，肚里不饿吗？何妈！你为什么不快点儿走？扭扭捏捏地……”

那面巾已经搭在盆边了，伊的右手食指正伸进到一瓶放在侧边的雪花膏内去。

“吃一点，蓉，随便吃一点；那蛋糕是很新鲜的。”

嫩白而芬芳的脂膏匀净了伊的前额，脸颊，鼻子，颈脖，和那黑发下的白耳朵，使得伊的红色面容又蒙上了薄雾似的乳白色映在当前的镜子里，伊还是如电闪般很快地想着：

理智的动物为什么会哭泣呢？今晚我在筵席上所看见的

近视眼的脸也有些儿微微浮肿。瑜告诉我,瑜也太关心这些事了,说:那近视眼自称是一个孝子。哈哈……我竟给弄糊涂了;孝子又需要恋爱;而于是恋爱便不得不在孝子面前退让了。

“蓉,吃一点,随便吃一点;病了还是要养养的。你不吃东西,那又怎样去养息呢?”

蠢物!她真是一个蠢物!眼泪是那样地往肚里流。管她呢!呵,快活,我今晚真快活。雪亮的希望迈开脚步向前进了。

伊活泼地走到蓉姑娘的身旁一张椅上坐下去,眼饧耳赤地瞧着她;伊口里还在微微地喘息。伊吸进去的还是刚才那酒楼里灿灿的电灯,温暖的炉火,和许多的笑声混合而成的空气;而伊呼出来的便是从最近三个月以前的长时间里那曾经教伊偷偷地叹气,哭泣,而且自己常常告人“我有肺病的危险征候呵!”那种宛转哀伤的忧愁。

灵　　感

我心里藏着一段极深刻的印象，使我偶然遇见那位夫人时，便立刻教我仿佛成了一个被钥匙拴紧了的弹簧，稍一懈怠便会跳开到那原来的无力而松弛的状态。那个状态便是我在那年秋天的一个晚间所得到的一瞬间的心灵陶醉。现在伊不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大胆将下面的事告诉你了。

在那个晚间，天上的光已经只剩下淡淡的灰色从窗的上部约略可以窥见。一位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太正躺在里间房内的伊的卧床上。

伊是我的一位亲戚长辈。平日伊待遇我很和善，所以从伊起病的那一天开始，我便常常到这儿来看望伊。三天以前，我走进伊的房门时，那曾教我骇然而却步的，便是：在我眼前一张古式的用白色番布绷着而支架起来的躺椅上，卧着一个眼眶深陷颊肉尽脱的老妇人；伊看见了我，便努力装出自然的笑容，并且想要挣扎起来迎接我；伊很羞愧地想用那已经弛垂了的嘴唇皮极力掩藏伊的龈肉和牙齿；然而这只是伊的努力罢了；伊只得张露出那像髑髅口中一般的白色牙齿向我这样地笑了一笑，而慢慢地说道："请在外边房里坐罢；"这嗓音已经很微弱了。伊所指的"外边房里"就是我在那晚间七点钟光景站在那儿和伊的丈夫——一位五十五岁曾经在中年患过风湿症的老年人——悄悄说着话的房间；那位老太太正躺在里头那间房内的卧床上。

那房里仿佛已经燃了灯。从这里望见那门内的一部分地方隐约现出一座衣橱的一半，和一张精致小巧的书桌的一半，在它们的平面和边线上反映出稀薄的暗红色的光。那间隔十多分钟突然发出一次而想扭住那快要丢掉的生命的痛心的哼声，就从那有光的门里送到这边的灰暗中来。这老年人现出一个灰发的脑袋在我面前，两只被长的睫毛遮着的他所特有的大眼睛在我鼻子对面三寸远近的地方闪过来望着我。

"咳！你看！伊将会怎么样？"那脑袋立刻摇摆着缩了回去。这房里还有点儿白昼残留下的最暗澹的光，藉此我能瞧见他手里刚才拿着的一支烟卷的火头，现在在那我知道是他的卧床边前的黑暗空中红得一亮一亮。这房间并不大，两三人在这儿回旋起来便会教人感到它的狭小。于是我便坐下在窗前距离书桌稍远的一个圆凳上；我计算着有旁的慰问的人们将会到这儿来。

一次沉痛的呼声又透了过来。这老年人叹息了。他的一个儿子和媳妇住在这房外堂屋对面的一间房里，刚才我曾瞧见他俩轮番从这儿进出了几次，此刻他俩大约因为预备什么紧要事情似乎正在自己的房内商量办法；所以在这儿那里间房内仿佛只有那个十三岁光景的丫头名叫"富珠"的（我曾看见过伊）正守着伊的将死的老主妇。

这个人家的情形恰似我们国中许多旁的家庭一样，舅姑和媳妇，父母和儿子，乃至两位老夫妻之间，常常发生无故的冲突。这种辨别不出是非而装在各人心里的平日的暗争，竟使这一个老年的母亲在将被死神捕去的俄顷间，只瞪着伊的已经没有生命的眼睛，等候伊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回来。

我坐在这儿觉得我自己正在默默地等候着什么空茫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似的。看看窗上的光仿佛比平日更加留恋着这

个地方。此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人，一个圆脸肥项身材不高的人，这是那老太太的一个母家的侄儿；他悄悄地走进那房内去了，一会儿又悄悄地走了出来，向那坐在床沿的老年人点一点头，便默然坐下在那挨壁的桌旁方凳上。又进来了两个人——一个獐头鼠眼而唇上有几根硬须的，我认识他是一个世家的后裔而兼做鸦片买卖的公子，和一个身穿青色制服的中学生。他们都是这家的亲戚。他们只站在房门口向里面瞧了一回，便在这房内徘徊。我们都是熟识的；大家细声地交换几句寒暄和几句替这家感伤的照例话。沉痛的哼声又起了，但是比先前更低微了些。老年人只是摇头，只是叹气，走下来问问这一个人，用那想探究出一个最后的答案的神气说："你看伊究竟会怎么样?"或者凑近在那一个人的鼻子面前固执地主张："倘若有一个好的医生呵!"然而他的下文内的意思又在叹息里湮没了。

我听见外面陆续来了几位女客在堂屋的阶前唧唧耳语，可是我知道这场悲剧的开始是必得等候一个人回来的。

忽然如轻燕般迅速地在我眼前掠过而到了那房内去的是谁呢？大家立刻感到异常的严肃，而这一部分的窗外和窗内立刻起了异常的寂寞的悚惧。我正如受了魔术的笼罩一般，迷惘之间，看见忽然从那门内急速地走出一个矮小苗条而全身黑装的年轻女人来，伊的白色的脸在这灰暗的淡霭中显出仿佛是白石琢成的一般。伊走到这老年人面前看了一会，便默然退坐在那离我身旁不远的一张椅上。伊将两手向脸上一蒙，便向伊右旁靠窗的桌沿边突然将身躯扭过去倒伏在上面。那一种微弱的呼吸的急迫，那一种压迫不住哀痛的泫然的泣声，和那一种透澈心脏的全身的震动，直教我战栗了。我直到这时眼光不曾离开了伊。我瞧见伊抬起了脑袋转过脸来向着

我，我不由的站了起来；因为我在朦胧中仿佛看见了伊的睫毛上的泪珠，耳边听见了伊的由颤抖的叹息伸诉出来的继续的轻柔而哀绝的言辞，朋友！那尤其令我难堪的，就是：我的呼吸里竟突然感觉到一种年轻女人皮肤上发出来的汗的气味，和伊口里的热的气味！我的灵魂已经被种种的感情毁碎了，我只能迳然不告辞而逃走了！

海的图画

海的美丽常常出现于海滨居住者的诗歌或记录中间，而这些像图画般描写出来的文字又多产生于阳光温和嫩绿滴翠的南方海边；若在白雪皑皑冰山嶙峋的地方，或在黑波澎湃苍茫无际的洋中，则文字上所能表现的当只有索漠与恐怖之感了。

在这已经应是雪花遍地严寒迫人的一个冬日的午后，却被那仿佛是仲春时节的阳光爱抚煦育着，我的冥思不禁由幻想的海之美丽而到了对面壁上悬挂着的一幅海的图画上面。这幅图画是嵌在一架雕刻精致而饰满金色花纹的画框之中的，这画的幅面横直不满二方尺，而那里面的景色却将我唤进去了：

上面是蔚蓝色穹形的天；落日从极远极远的边际射过来，照着一只海船的尾部反映出一小块圆形暗赭色的光辉，在那荡摇起落的黯苍色的海涛中间忽高忽低；仿佛再等片刻它便将越去越远，凭着我们目力所及，乃至将没入那苍茫的东方去了。但是当着每一个波涛涌上来出现在斜阳的光里时，这霎时间由泡沫堆成而复将颓溃的小山，便由它的这一面散出灿烂的金光而那一面却似正临黑暗的深谷；一个浪头陡然高掀起来而那一个却早已落下而散碎了，只剩下些白色渣滓飘浮在那深黑的旋窝里面。这样的回旋激荡，听来仿佛有隆隆的鼓音。我想：那在船上凭舷俯瞰的人们或许能较我听得更真

切;然而他们一抬头,四望那清澈无垠的苍穹,浑融在那挥撒开去而将落的柔弱的光线里,他们耳旁便似乎消失了这涛声,而忽然感到一种孤独和同船的旅客们的可亲爱了。

据这幅图画的色彩,仿佛这写的是一个暮春的黄昏。作者的姓名固然我不知道,即是这画中的海洋是那一部分地方,因为没有题材的说明,也只仅能认作是一幅海的图画罢了。

我努力地回忆:在我的头脑里好像曾经留下过与这个景况相仿佛的一幅图画,一幅真实的图画,然而却是我的一个朋友亲身经历之后口里述说出来的一幅图画。现在,我不妨将他——就是我的那位朋友——移来安放在我目前这幅图画中的海船上,请他重演当日的事情,虽他而今已经是一位须发斑白的将近老年的人:

"我不是曾经告诉过你吗?那天黄昏的时候,我们的船正如一只大的海鱼般露出漆黑的背脊,茫然地向前趱行;寥寥的几位旅客们,在晚餐后趁着微风的清爽,在甲板上往来散步。或者靠在藤椅上抽卷烟,水手们大约都休息去了,此刻一个也不在这儿。其余的客人大约在舱内害晕船病,或者因为懒于腾动便呆呆地睡在他们各自的床位上等待这船身的平静。这不过是我的一种忖度;究竟他们在里面干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次占据着二等舱的旅客们却只有六位中国朋友分住在两间舱室里。其中和我共住在一号室内的是吴先生夫妇俩,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单身女客。我想:此刻他们都在舱内静卧,因为他们都有着晕船的毛病,这一日他们什么东西都不曾吃喝。

"所以在二等舱甲板上浴着残阳而散步的人们却只有我和那位在二号室内的两位旅客了。船身簸扬起来,使得我们散步都感困苦;一不留心,我们的两脚便好像腾在空中,随着

船身的倾侧忽左忽右地蹒跚着提步。我望见那两位朋友的脸被落日照得通红的一高一低地从前面走来。那些突出于机械间上的黑色的烟囱,高耸的桅杆,荡摇于风中的船索,那做舱室出入口的小室和吃烟室的几个圆形玻璃窗,以及一切旁的部分和船具,此刻全浸在暗蓝的天底下各自反射出强弱不同的傍暮的光景来。我向舷外四周看出去,忽然我觉得自己的身躯缩小了,我真不知道:我正在这宇宙间的什么地方。

"朋友,青年人的心情应该是阔大的雄壮的;我那时确曾怀抱着这样的见解而生活,所以眼见着那两位朋友走进那舱室入口的小屋内去了,我还是独自地在甲板上徘徊,等候夜色渐渐的降临。末了,那小屋的几个圆窗在薄暗中突然露出明亮的灯光,空中落下的冷风吹在面皮上似乎有很重的湿气;我便缓缓向那小屋走去。

"我坐在这小屋内的那用深红色天鹅绒铺就的软绵长排靠椅的中部。那嵌进在顶上天花板中央的一盏电灯照着我眼前的沉静的窗帷,和那降入舱内去的螺旋式精雕的梯口和扶栏,使我感到异样的清静,仿佛是思家的清静。究竟因为是年轻的原故,这种清静只是茫然的聚拢了又散开去。我的眼睛忽然一亮,我瞧见一个黑发脑袋从梯口下面的暗中现了出来。'这是谁呢?'我正注意着;紧接着一个微笑的女人的面孔向我转了过来。我正默识着:'这是时髦的吴太太呵!'她已经坐下在我的身旁了;我便将身躯移开去离她两尺多远。

"我对于这位夫人很有敬意,她的丈夫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曾经同居在一块儿。我们的交谊竟和亲戚家人一般的亲密。尤其我那时是一个不明白世事的小孩,她的丈夫便把我当做这样的人看待。因为她的丈夫很阔绰,所以她平时颇讲究化装和服饰。这些事情与她的姿貌和年龄在我那时的观感

中，以为倒也相宜；可是这整日的困顿竟教她穿件寻常的青灰绉绸袷衣在夜间出现在这儿了；她忘了穿裙，并且头发是睡散乱了的，两腮上染了些那久闭在温暖而不良的空气中逼上来的赤色。我想：她或许因为整日躺在舱室里，太闷气了，所以‘出来换换空气吗？这船身的簸动还很厉害，吴太太，你不怕吗？’她带着笑容软洋洋地将脑袋随意靠放在椅背上，将胳膊沿着身躯伸直下去撑抵在她股旁的红绒垫上，她的两眼向前方空中瞧着，不知正想着些什么，口里却带着异常欢喜的声音回答我的话：‘真是麻烦呢！这两天的海程，你看？’我说：‘这完全是习惯的作用，倘若你多在海上来回几次，这种困苦便会减少。’我从侧面瞧见她含笑将头点了一下。朋友，你须知道：我那时无论对于极熟识的妇女们也没多话可说；历来的伟大的社会和我的家庭对于我的陶冶，使我在妇女们跟前永远保持着谨慎和远离的态度；此刻在这样静谧的灯光底下，我顿时想起了那睡在第一号室内床上丰肉白皙的吴先生，便不由得要站起身来预备进舱内去休息。她转眼看见我的将要站起来的姿势，便将身躯移了过来而急遽地说：‘慢一点。你！’忽然我那放在绒垫上的手背觉到被一只软而温的手压住了，我的头脑立刻便昏沉起来；同时我的脸颊又感到正和一种极细致的皮肤紧偎着，而我的肩膊也似乎被一只手紧紧地扳住了；贴耳恍忽听见一个女人细声说：‘我真是爱你！’

“我挣扎脱身之后，踉踉跄跄跑进了那第一号室内，摸着我自己的铺位，急急解去衣服鞋袜，钻进被去，纳头便睡。我仿佛发了狂，在被窝里面我听见我自己急速的喘息在喉管内出进；我又想钻出头来偷瞧那睡在侧面第二层铺位上的吴先生和那睡在我上层的铺位上的女人，我不敢这样做；我仔细一听，仿佛他们都被船身的震荡催入梦中了，一点腾动的声息都

没有；只听见船身侧旁和更远的水面上不时有一座大浪打将来而又散去了的惊人响声；末了，似乎有人进来了；我听见吴先生的似乎才从睡梦里醒转来的声音问：'淑，你曾上哪儿去来？'

"'曾上舱外去换一换空气。'

"'在这样的夜间？当心船身的摇簸将你摔倒了。'这问话的声音更清醒了些。

"'不要紧，有何先生在那儿呢！'

"'哦！那我就很放心。你现在在船上惯了许多，比我强了。'

"'也是勉强摸扶着栏干板壁才能够上梯去呢！不过外面清新的空气陡然将我的头脑和心胸都吹苏醒了；海上的空气究竟真是好的。'

"'是的吗！海上的空气，据医生说，是很卫生的。只要你能够撑得起，不妨多上去走几回：不过，只当心给摔倒呀！'于是没有回答的话声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所受的惊吓。青年人的自尊和骄傲遇着这样的事变便在我的心底燃烧出羞耻的火焰来。自那夜以后，我的眼睛常常竭力躲避与她的眼睛遇合；而当吴先生用他平日的亲爱态度向我谈话时，我心中常潜伏着一种说不出的苦痛。"

我的回忆，到此便砉然而止；但是我眼前这幅图画中的残阳、海水，和那将要悠然而逝的海船，对着窗外柔和的阳光，紧张地现出仿佛什么东西快要寂灭了的感慨；便禁不住引起我心中尚残留着的那朋友最后带着叹息说出的几句话：

"这当然已经是事过境迁了。二十多年的光阴都消磨在那为生活而不能安定的忧愁、羞惭、喜乐和忿恨的情绪里。当

日的情形，平时在我脑袋内，不过像从酒店窗外所能窥见的旖旎的影子一般；经时越久，那影子便模糊不明地越去得快。可是现在，我每当独自静坐而百无聊赖的时候，有时这影子竟大胆地突然再现出来到我眼前。这是因为我衰老了么？有时我竟要流下眼泪。在这样的泪里便有我那时的冥顽和笨拙。我想：我为什么不抱住她，使她满意，使她感激，使她不忍分离而哭泣呢？”

这样的感伤的追忆也可说是海之美丽所蕴藉爱抚于他潜在意识中的，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才哀婉地呼了出来；而我能从这干枯的头脑里抽出一件关于他的自述的回忆，当然要感谢我眼前壁上挂的这幅海的图画和窗外温暖的冬阳了。

辛八先生

辛八先生曾住在离朗梨市三里远的一座高墙兽环门的大屋里。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正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的夏天。我许久就存了一个要去拜访这位先生的念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竟没曾去。

然而我们在这城中一个友人家里最初见面的一分钟的情形至今还留在头脑里，一刻也抹杀不去。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跨进那友人房里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身材不高而体格肥壮的人，穿一件蓝色竹布长衫，站在一张方桌面前。此时我的眼光落在他微黑而有光辉的脸上，使我感觉得那眼睛，那耳朵，那扁扁的口，和那圆圆的下颌之间，全充满了要我去亲近的意思。"哦——"我的那个友人正忙碌着清理满桌上乱摊着的书籍报纸，抬起疲劳的眼睛望了他一下，回头便望着我说，"这是辛八先生——我给你们介绍。"我们在微笑中互相点一点头便算完了这第一次见面的礼节。我很想和他说话，只要等他开口问我一声，我便有许多话要和他说了；但是他只东望望，西看看，并不曾向那友人告辞，也竟不曾向我告辞，便慢慢踱出房门去了。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正是一个夏天的清晨。头一晚我向我寄居的亲戚家里的一个长工问明由鹧鸪塘到朗梨市的路程。这晚上的气候很凉爽，我和家人小孩子们坐在屋前禾场中望见高的树叶间和头顶上深幽的空中有灿明的星子。我料想次

日的天气应该不会十分热。预备去拜访一个新知的友人，满贮着这已死却十余年而重新萌动的青年的热情去拜访一个新知的友人，确是一件有味的事。这件事使我那一夜没曾睡得安稳。

第二天清晨我便在那向朗梨市去的路上走着。狭窄的野路上或田塍上两旁长着茸茸的细草。草上铺着一层白色的朝露。那从田里横逸出来垂着头的稻叶和稻穗偶然当我的膝头向前撞开他们而进行时便洒下了露珠，润湿了我的衣衫和鞋袜。我迎着习习的风向前行去，在一程一程的田野风景中，不久，便望见了那远处天脚下的一排不整齐的青黑的树林。一个汉子拄着一把锄锹在田边看稻，日光出来射在他的赤红的脸上，我走近去问他："老哥，那前面是什么地方?"这个人很老实，他竟明白地告诉了我：那是朗梨市后的山林。

我走到一处青葱幽翠的小山峡边，明亮的白光从一线的山顶背后散出来，衔接着上面蔚蓝的天，下面幽暗的山峡的进口边有三个农人正在车水。我问他们：辛八先生的家在什么地方？他们三个人一齐用眼睛向我上下打量一番。"你去过的么？从那边大路去，要容易寻找些，从这里小路去便近些，我看你还是从大路去罢。"其中的一个壮年汉子眏眏地睨视着我，这样地说了。

我还是走小路罢，于是穿过了好几处遮眼的树林和土墙的房屋，出到了一块平野，我看见隔着一片青稻，在向右盘曲而去的黄土色的大路边，耸然露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座巍然的大屋，这便是朗梨市一带人所称的彭家大屋。这样有古木环抱而又有高墙围绕的大屋，在乡村中容易教那住在这周围的人们疑惑这里面有什么珍奇的东西；有时连同来访问这大屋的一两个不经见的客人也成了他们的疑惑和希奇的对象了；

但是我想辛八先生大约便栖宿在这个里面。不错的，我被邀进了这大屋的一间幽静客厅里，明明看见一个披开白布短衣而赤脚拖着鞋子提塔提塔走路的乡下人，满面笑容，但是默默地接待我，这便是那辛八先生么？他走出厅去，一会又进来了，手里提着一桶水放下在我的身旁；他拿来了洗面盆和手巾；他要我洗去头脸上的汗渍；要我扑去尘土，脱去鞋袜，洗去脚上的灰埃。末了他给我一柄大蒲扇，搬过一条长木凳，送到厅下阶前，要我对着一株绿阴阴的大桂树坐下纳凉。他看我似乎很舒适了，于是便要和我说话了，只得一句："天气很热呵！先生，动身时大约很早罢？"

他坐下在我对面。他的膝头以下露出两条毛茸茸的腿胫。他慢慢摇动手里的大蒲扇。他那时时斜视的细眼睛望一望庭中的树杪，又望一望空中的青色，但是我瞧见他望我的时候不很多。我们谈起话来，总是我先开口。我告诉他我在来时路上的所见；我又问起朗梨市地方的情形与生活；我并且告诉他那三个车水的农人怎样用眼睛看我；但是他唯唯诺诺。他并不是不说话，但是总不多说。

这一天在谈话中过去得很快，虽然夏昼是恹恹的长日。晚饭后在他的园中种着西瓜和姜的菜圃边，他的一个肥大的女孩和一个七岁的男孩都在那里跑来跑去玩耍。红色的残阳照在他们的脸上和衣上。我站在一个池塘的东岸，看见这不动的水里，有塘边的野草，高低的树，和西边天上的红云，使我感觉摇摇地怕一失足便会落下到这无底的碧空去。那辛八先生矮而肥壮的身躯，我抬头瞥见，隐在那处密生茂长的芋叶里，只现出他的一个头。

后来我们进了屋，他告诉我：他刚才在那里捉芋叶上的害虫，并且微笑说："因为我们要吃芋，便把芋的嫩苗扶植到繁生

以至于成熟;因为我们要得肥美的芋,便禁止别的生物去藉芋叶度他们的生命;天生这些东西好像尽是供我们玩弄的。你想这不是没法的事么?"

此时我竟不能回答他,只注意到他的书桌是位置在这空洞洞的大客厅的一角。此时天色黑了,桌上一盏暗淡灯光投在围住桌旁的两个赤膊汉子身上,变成两条长而壮的黑影拓在大墙上,使得大厅的一边更黑暗了。他正和他们商量着明天到城市去要买的东西和要做的事,又问他们:"田里的水足不足,假如十天不落雨?"又说起:今年的西瓜长得很好,不晓得已经吃得不?他和这些人说话正同他和我说话一样,只是声音低些,又是吃吃地。

我们沐浴后,坐谈到天上的星子一颗一颗在桂树的繁密的叶间漏射出晶莹的清光,我们身上都感觉得一种凉爽的快乐,他便引我穿过重复的房间到了一处最深静的房里。这里有挂着绿色蚊帐的床,大的凳子,长的桌子,和一盏石油灯放在桌上,这便是我那夜安置我身体的地方了。

后来因我为生活上的便利迁到城里来,辛八先生也常到城里。他来的时候,我们常得会面。我们会面的时候,我便又能多见得一次那微黑而有光辉的脸,和那矮而肥壮的身躯,又多听得一次那不常说话但说出来总是吃吃的大舌头的声音。

有一天我会见他的时候是在一家书店的办公室内。他和我说起他的小儿子:"今天回家去了,路上的细雨大概不会伤害布蓬轿里的小孩子吧?"他的脸上起了不安的疑云,眼睛翻上望着窗外的灰色天,现出他心中有困难时的一副不知所可的沈默颜色。我惊讶地问:"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坐一乘大的布蓬轿?"

“那是有一个男子抱着他坐的。”

我安慰他说这是不要紧的。

“那孩子临去的时候，张起大眼睛望着我，要我抱他，并且哭了。”

他的眼睛里有眼泪转着，于是他用袖子揩了。第二日我再去访他，据说早晨十点钟他已回到乡间去了。原因就是他家里有人来告诉他：那小孩子突然病得很厉害。于是我去年夏天在彭家大屋曾看见过的是一个很可爱而走路还不大稳当的肥小孩，但是就在这次他回家的第二日死去了。

及至辛八先生再到城市中来的时候，各处的树叶都染了浓绿。此时他带来了一个极胖大的妻子，一个像这肥母亲的雏型的大女孩，和一个那面貌声音都同这位父亲一样的男孩。这两个孩子我都曾看见过的，但是他们的形貌上都约略有了一点变动。他因为他的妻子坐在家里天天流眼泪，所以这次他竟把一家人都搬到城中的几间租来的房子里。

因此，我便有了时时到他家里去的机会。他的在城里的家是二层楼上的两间卧房(一间兼做书房)和楼下的一间兼做客房的小餐室。这已是深秋的一天。我看见他在楼上的“书房”里伏在桌边低着头急速地正在写一张什么东西。后来我常遇见四五个裁缝匠模样的人，有时又觑见几个乡下人，把他围住在楼下的客室里谈话。此时每每听见辛八先生的气概很高，吃吃的语声也比平时大些，说的话也滔滔不绝了。我便悄悄去问那肥大的太太：“先生正在开什么会?”

“谁晓得呢？我只常常看见有这样的一些人来和他歪缠。他又偏喜招揽这些事。”

我看见了他，问他：近来做的是些什么事务？他微黑的脸上展开笑容了。在他有孤行一意的行为，又因怕人耻笑而不

好意思向你说时,他只照例地在微笑中轻轻地咳一声就算是回答了你。后来还是我在那肥大的太太口里探得了他那日正在替一些他所谓“可怜的人们”代理法律上的办理。是的,我忘记了,辛八先生是曾学法律的。他的职业和他的生活应该靠这法律学来补充,支持。然而有一次他曾受了一个人请托代行辨护而且得了胜利的结果,那人问他要好多金钱的报酬时,他很不好意思地独自跑上了楼,而那个当事人也很表示满足地将已经取出来握在手掌中的钞票缓缓塞入他自己的衣袋里,道声多谢,便自去了。他还躲在楼上低声问他的妻子:“那个人去了么?”

“多时去了!”这声音里大概含着几分怒意。

然后他的声音顿时大了起来,并且喊他的肥胖的女孩:“喂! 去买二十文的烧薯来吃。”

我曾常常看见辛八先生喜欢替人家做了许多的事,不曾见他替自己做下极少的事。但是在家里扫地抹灰他却不是不做的。我曾亲眼看见他从那肥胖的太太手里拿过扫帚来说:“这一间房应该我来扫除。”我又曾亲眼看见他红脸向她道歉,当她某次自主地代他回绝了一个来访的客,而他又正在此时伸出头朝楼下望去以致被那位客人看见了而心想“这位太太有点扯谎呵!”的时候。据我所知道的,他还怕听唱歌曲。有一晚,他门前过去了一群卖歌的女孩,那颤动夜间空气的歌声和胡琴声吹进了楼窗使得他很彷徨不安;停一会,他便把头伏在桌边的衣袖上了;我不知道歌声有什么坏处,致令他这样地厌恶这个人人喜欢的东西。

自那时以后,我不见辛八先生几及二年了。

尤其我在乡村间盘桓的那最近两个月中,每次望见池塘

里的绿色和眼前的一片嫩的青稻，实在容易令我想到这一日近一日的夏天风味。每次听见说有人要到朗梨去买东西，我便回忆到那远处的一排青黑的树林，那被朝日照着的红脸汉子，那在小山峡边车水的三个农人，和那有古树环抱而巍然耸立在大路旁的彭家大屋；由此而忆及赤足拖鞋提塔提塔走路的辛八先生了。我记得：前年的夏天他在城中租住的房子里，也曾赤足拖鞋走过路，但是周围只有炕热的灰色墙，暗淡的旧木壁，和桌子旁新近添置的一个小小摇篮幌幌地摇着，而在那悄悄的桌上和柜里又露出烦闷的瓶子，罐子，碗碟，和许多瞧不清楚的东西：——这种景象只能令我注目面前的这个人，而不觉得环境配合的错乱有点好笑。

货　　贩

一只小汽船牵着一只拖船，在一个冬天的黑夜里，活活泼泼地向着湘江下游滨湖的一个小口岸驶去。客人们从船窗中窥望出去，可以看见那长条漆黑的河岸边偶然有一棵树或是一栋土屋似的黑东西飞一般的向后方退去；再从这一线地面往上瞧，那便是一片乌黑冰冷的天空。汽笛有时因为警告那些或许停泊在河堤旁的小帆船，便大声呜呜地喊着。这声音散开在空中，被冷风带去直到很远的树梢上在那儿发出颤动的回声；在船身近旁只剩下那机轮轧轧忽高忽低的声响混合在水浪的琮琮里，来安慰船中各种旅客们的梦思。这真是一种冷气的静寂；除了为着旁的目的而外，我想谁也不愿意在这境况中生活。

现在我要说的是这只拖船上的一间大房舱；倘若将那行驶扬子江中的庞大的汽船来和它比较，这便只算得是一间小统舱。这舱内仅有八个铺位，而那些用金钱换得一个房舱客人资格的人却多了三位，总计是十一位。这十一位客人先来的便占了一个在夜间可以称为床铺的地方，很安闲地坐在那儿，剩下的三个客人只得在舱板上打开被褥坐下休息，许多行李像客人们的身躯一般挤满了这舱间。

这十一位客人的数目，散开去在这世界里，简直是和几粒瞧不见的微小尘子一般；但是聚拢来在这舱里便又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他们的姓名，籍贯，操业，和目的，没有一个相

同的；然而在此时此地他们却都被一个同样的运命所支配，都同在这旅途的夜中执着于各自的想念。他们皱一下眉头，或者默默地吸几口烟，这是寻常的举动了，但是谁知道那背面藏着的是什么？那被这种动作弄疲困了的便在他铺位上扯开一条棉被，将他身躯紧紧裹着胡乱睡下去；船身在水面进行时的轻浮飘动幸而使他渐渐要睡着了，他耳边便只听到旁人的谈话，吸烟，呛咳，喝茶等种种不透明的声音；倘若他偶然睁开半个眼睛一瞧，便也只见一盏熏黑了半边的煤油灯悬垂在那污秽的天花板底下放射出昏黄的光线；那距离稍远的地方不为这光线所及，便成为近似黑暗的领域了。在这近似黑暗的域中，一样地有人的呼吸，有箱笼的暗影，有网篮的沉默的姿态，还有偷偷放光的雨伞的漆柄和牛皮钉鞋的桐油气味。

在这教人头晕的烟雾中，那些还没有睡意的人们早已开始交换那在旅况中所能从他们头脑里搜寻得出的关于各处乡土的谈助。他们中间有一个傍着右边开地铺的人；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他在说话时笑起来便使他眼角皮生出皱纹，他的脸是那种略似酒糟的红色的，他是一个贩卖甲地的货物到乙地去的小商人。他在这舱内是一个最爱说话，最爱向旁人献殷勤，因之是一个在旅途中能乞得旁人的怜悯，同时又最易招惹厌恶的人。

五六个钟头以前，当大家开始吃晚饭的时候，那左边下层铺位上一个三十多岁的斯文人打开食盒摆出一碟腊猪肉和一碟香干辣酱，将手里的筷子点着那些东西，眼睛却侦查似地看着左右的人们说："请，请"随即端起面前的一小杯酒到他自己的唇边。和这人在一处的两个年轻人同时也举起他们的杯来。他们似乎是同行的伙伴。旁侧一个五十岁光景的师爷模样的人也陈列出他的肴馔来说："请，请，一样的。"此时这红脸

货贩便只光着眼睛向他们看。吃饭时的谈话在无聊和虚伪中颇热闹。他有时乘着人们不注意的机会便夹过一片肉来;虽然也有那样好事的眼睛瞥见这种行为,使他心中有点儿忐忑;但是他的话声一高便教人知道他是很坦然的。除了在这种时候,他和人谈话时常喜欢用旁人所有的枕头布,茶壶,和其他的零碎东西做言谈的资料;同时他又伸手拿着那件东西翻弄,细细地考查比较和古董商一般。倘若那人脾气乖戾,用眼睛或脸色给他一个不快的暗示,他也能了然这用意;但是在放下那件东西之后,他还有一两句批评随着他的脑袋转过去,而在咳咳的笑声里做一个从容不迫的总收场。虽然他看见旁人在许多行李中间移动一个网篮而左支右绌时每伸一只胳膊去帮助他,或者当旁人寻找火柴盒而不能立刻发见时,他便很快地将自己的递了过去;这些殷勤的献力,在他,是一种出门人应有的习惯,但是总难在旁的客人心里抹杀掉他的惹人不愉快的地方。

然而在此刻夜中,他的精神充足的谈讲便成为旁人注意的目的了。那在他背后下层铺位上盘膝坐着的老师爷,一手托着水烟筒,一手拈着那快烧完的纸捻子,凝神地佝着颈脖,听他谈述湘西永顺一带地方的风俗和土产;末了,当他讲到苗族和汉人交易的情形,他便更和蔼而慎重地说道:“他们捧一升大豆走向汉人的豆腐店去换得几块豆腐,或者肩一匹土纱白布去换取那自己曾经交给汉人所开的染坊仅仅替他们变了一下颜色的一匹土布回来,这样的事我们谁愿意干?干了,便会要吃亏!”那托着水烟筒的手向前低了一下,表示这话有道理。旁的几个攒围在黄色灯光下的黑脑袋同时摇摆着一让而笑出来了。但是这笑声是他们把自己放进在刚才的故事中而感得一种幻想的贪欲满足的笑。在这样寂寞的夜的旅途上,

这种无端飞来的幻想快乐是很能教人忘记忧愁的。于是他在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指着自己面前两个篾篓："这一担东西就是运到那一带地方去的。"他歇了一歇，撇转脸去，恰望见窗外的空洞的黑暗。不知怎样，他仿佛有所思地渐渐敛起了他的笑容，不说话了。旁人便也都沉静下来。

这是因为他听见那在船底滑过的水声骤然变急了，又觉得船身有点儿簸动。前头船上的汽笛呜呜地接连叫着。他又听见头顶上隔着一层天花板的上面烟棚中，有许多乱走着和笨重物件坠下的震动。这船内几个睡着了的客人都醒了，有的模糊地问："什么事?"

"柴湖口快到了！客人们有上去的么?"粗厉而无礼的茶房们的喊声接连从舱外透进来。大家都听明白了，但是这舱内没有一个在这处上岸的客人。

一会儿，一个脑袋出现在推开的两扇小舱门的中间。外面的冷风流了进来，使得舱内的人都感觉到呼吸的清醒和皮肤的紧缩。那个脑袋向里面四周打一个回望："有客人上去么?"随即那脑袋的躯干便走下到舱口扶梯的最下一级，后面跟着一个捧藤簸箕的人；这人的一只手在那东西里面抓弄得铜元锵锵地响"他们是来要茶钱的，"这些客人心中都理会得这件事。九个客人已经付清了那迟早要付的这种债务；于是那个簸箕便送到了这将半截身体围在棉被里而盘腿坐着的红脸货贩的鼻子面前："先生——对不住，请高升破费一点。"不幸，这边的一百文和那边的五百文的争执，费去了五分钟的光阴。那两个茶房便扮起一幅难看相的鬼脸，冷笑了两声，悻悻地从货贩的邻人手里接到四百文去了。这可怜的红脸货贩便将那收回的十个铜元用一张红色薄纸胡乱包好，塞在他的一个篾篓旁边，一声不响地坐着。他似乎感到了一种痛心的侮

辱，但是还不曾忘记刚才他向旁人述及的那种地方的买卖情形。

这舱内的十一位客人此刻都是醒的。他们听见船顶上和舱外的嘈杂人声。和那忽远忽近听不清楚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呼啸。这教他们同时都忽然静寂起来，那红脸货贩不说话了，在心里正盘算着：这两篓货物在什么时候可以卖完？这次的赢利是不是会比前次的更多？年底归家时应该带些什么东西回家？他又想起：自己是将近老年了，这种奔波困苦的生活不知在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终结？儿子娶了媳妇已经添加了家里的用度，还有孙儿，还有自己的女儿；呵！她也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一个，身体太单瘦，怕不得长命……。他的眼睛慢慢地向四处游移，末了，落在面前的一个篾篓上。他似乎想起了那十个铜元；他慢慢揭起那篾篓盖子，三四个铜元随着一小片破纸锵然地滚落了下地。他一面用手爬在舱板上去拾铜元，一面叹了一口气。

且看那舱顶上烟棚中的客人们罢。他们有许多正忙乱着收拾行李，眼巴巴只从那黑暗中去望柴湖口岸旁的柳树桩。汽笛加紧地在风中狂喊着。他们想：绕过那一个土岬便可以瞧见那岸上房屋里射出的几点灯火了。

那土岬横出在航线的侧旁，黑魆魆地伏在前面像一个爬到河边来饮水的古代的动物；噌呟的浪声渐渐更近地到了客人们的耳内。前面汽船尾上的一盏红灯仿佛变了前进的方向。

忽然，全船中的人们觉得他们的身躯仿佛被抛掷了起来似地齐站立不稳。顷刻间便是黑暗了。冰冷的东西浸透了他们的头发，眼睛，鼻子，和耳朵；冰冷的东西浸透了他们的衣服，皮肤，血，和心脏。完了，这全个拖船中的希望，愁思，和欢

乐都在这一刹时，因为那汽船行驶太速以致在七岬拐弯处碰断了牵船的缆索而破碎了。

那突然受了震动和惊骇的小汽船，在水面上猛然打了半个圆圈，斜横地驶近岸旁停在那儿，呜呜地鸣着哀伤的汽笛向岸上居民报告：他的朋友遭了难。但是在这样冷的黑暗夜中，岸上远处小屋里的主人也只能从梦中侧着耳朵去听这奇怪的汽笛声。

那小汽船镇定了以后，许多的客人和茶房齐裹起衣服拥挤在船舷边的提灯光下，喧闹着，呼唤着，叹息着，有的竟哭泣着，那是因为他们有亲人或者同行的朋友在那破碎沉没了的船上和他们永远不能见面了。提灯的光射在这船旁附近的卷打的水波上面。大家睁起眼睛在那黑暗中的一线岸旁水波里搜寻，看有没有什么活动的黑东西会从水里爬上岸来。七八个自告奋勇的水手和客人，用竹篙撑着跳上岸去，沿岸踏勘。他们来回地仔细瞧着。什么生命也没有。乌黑的天空在他们头上张开。整排的枯了的芦苇在他们背后土岩上槭槭地响着，前面是那淼淼无际的夜神坐镇的洞庭之波，一阵一阵送过那浩荡的涛声来。

他们回来时，忽然瞧见岸旁浅水中有一团黑的物事；一个人走下水去将那东西捞起，在那提灯射过来的微末的光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出门人用来装货物的篾篓的盖子。这东西的边，似乎是曾被人的手指紧紧抓住过的，现出几个洞穿的小痕迹，一条篾缝里还撒夹着一小片湿漉漉稀烂的东西仿佛是红色的碎纸片。

他们的期待是绝望了。他们怏怏地从浅水里爬上船去。聪明的读者们也容易想到，我们的红脸货贩就是这样忽然地随着些旁的丈夫和父亲们消灭了。

失 名 者

一家房屋的一个窗牖临街开着。因为这是初冬日的一个晴天，温暖的太阳正布满在那白色墙上，照见七八只小麻苍蝇如最微细的黑点般贴伏在那窗台边不动。有时他们乱飞起来，在窗旁一二立方尺的空中打个回旋，随即又落下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惊扰地飞动的时候，必定是有人从窗下过去了，或者是那窗内发出了可以使他们惊骇的响声。

从上午九点钟，这些小麻蝇便偶然聚会在这儿，一直到了十一点半钟光景，依然在他们反覆着的情形里生活。太阳的光稍稍加了些儿温度，晒在人们脸皮上生出很愉快安适的温度的刺戟；于是这些小麻蝇们的活动比先前更厉害：他们不但只在窗台边了，有时还侵犯到街中行人的耳朵和嘴角上，或者便攻进窗内去；那里面的情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恰在此时，这窗下忽然多了一个生物，从小麻蝇的眼睛看来便是一个奇怪的庞大无比的生物。只见那窗下白光刺眼的墙上，蜿蜒而迂徐地移上来了一个四尺多高的黑影，我们立即知道：有人到墙边来负暄了。

这个人，看去有三十多岁年纪，上身穿件破烂的灰色袷衣；因为他干瘦，那衣便现出十分地宽大，十分地不合身；大约他病了，那扯破了的袖口边露出来两只枯硬的胳膊和手掌，连同那躯干垂直地倚靠在墙上；倘若我们倚了一架短木梯在那儿作比较，那东西决不会显出像他这样没有气力；污泥涂遍的

单裤下，两条赤裸的胫和脚也晒在太阳里了，一个暗红色的大溃疮附在他右边的髁拐上。

温暖的太阳射着他的脸。他的脸很小，仿佛是一个未成年者的害痨病的黄脸。更可怪的是那双眼睛，那眼睛正望着街中往来活动的一切，但是死呆地望着，并不动转一下。那眼睛似乎疲倦了，想将眼皮慢慢垂下；然而这是我们替他的意志这样设想，其实那眼睛还是瞪着的。

一只小麻蝇飞下停在他的被灰尘胶住的乱发上，但是他不曾感觉到。近午的太阳将可爱的温暖抹遍他的头脸和全身，但是这不生效力。他是从何处来的？是个什么人？他倚靠在这儿将干些什么？这些事决没有人知道。倘若在文明都市里，我们不难看见警察挥着木棒将他撵走，或者将他送到拘留所去，于是他便不至于在我们眼前了。

现在他靠在这个窗子的下面，来往的人们有偶然看见他的；但是撇转头便过去了。“大约是一个乞丐罢？”这是人们在瞬间意识到的一个很迅速的结论。

但是我们在想象中看出：他的眼睛虽然只是瞪着，却仿佛正在那儿做梦。

他梦见：他的远处的家现在也正在温和的阳光里。他的妻子在房内做饭，一阵阵的各种树枝和叶儿被烧焦了的烟的气味从门边或檐下滚了出来。他的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仿佛正在屋后的矮树草丛中斩劈枝干和藤蔓；一个赤脚的小女孩正在替他收拾装工具的篮子，预备他饭后好去做工。他自己坐在大门的槛上，朝前方望去：人家田里收割后经过了许多时的禾本，齐被日光和风雨变成白色的了，一排一排很整齐地站在太阳光下。“光阴真过得快，”他恬淡地思索着，“没有许久以前，我曾瞧见这些地方都是绿色的。”这种思想人人都会有，尤

其在安闲的时候他们感觉得最入骨，无论他们是受过情感教育的人或是一个无知的汉子；但是他这时的思索，并不曾含有感伤的味，只是恬静安乐境界中的一瞬间的心的波澜罢了；这教他觉得这个家人亲密的团聚更为可爱。倘若有什么横祸忽然飞来……

他的靠在墙上的躯干微微动弹一下，那早已盘踞在他头顶上的一个小麻蝇便飞了起来，仿佛讥笑我们而说道："你这个忖度错误了。"

然则那双眼睛在这白日的梦里所看见，就应当是：

仿佛他在一间令人感觉十分舒适的上等卧房里。这房里的陈设，譬如床上的卧具，桌子上陈列的玩品，洁净宽大坚固的太师椅子，高大的衣橱，和悬挂着装饰品的四壁，也正被前窗穿进来的日光辉耀着，处处显出一幅交通闭塞地方的士绅家庭的风味。他穿着冬季的温暖衣服躺在一张乌木靠椅上，和他的亲爱的人们正笑着谈讲他们家里厨子的傻气和显露的狡猾，或者说起某个亲戚家为小事而争闹的趣闻，去做他午饭前耽延时光的消遣材料。喁喁的话声在那被日光照着的清静的房中分开来又合拢了，令人羡慕承平时代的幸福的规则的生活？"今天的午饭添菜是什么？""肥板鸭和煨牛肉。"不知谁这样回答了；他们又继续着缓缓地谈下去。他有睡午觉的习惯，饭后，他便要睡两个小时的午觉了，因为饭后人们总是有点儿感到困倦的……

或者因为他靠在这窗下的全身将有倾颓的样子，我们就说：他便要在梦里睡午觉了吗？这种忖度也错误了。但是他脸上的那双眼睛看去确实正在做梦。他和我们一样，总得有一个教他不得不回忆而与现在迥然不同的过去境界在那儿招惹他。不知一件什么不幸的大变动将他竖立在这窗下，问他，

他不作声;推他,他便会随着你的手掌倒下地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想象;其实,我们并不曾向他这样地做作,看他的样子,他不能再移开到旁处去了。

太阳已经变了位置。根据那紧贴在墙上的脑袋,身躯和四肢的影子,这时刻大约是十二点钟。街上的人们仍旧来来往往;那些由学校回家去吃午饭的小学生们很快乐活泼地走他们的路;他们中间有好奇的便都停住脚步向这窗下墙边的东西看望,但是随即互相牵扯着跳跃着呼喊着去了,那些爬伏在窗台边墙上的小麻蝇已经由八只加到了二十多只,有些竟在这个人的头发,鼻子,眼角,和前额上面吵闹;久晴的冬日很慈爱,因此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力。

他似乎不能再支持了,挣扎着侧过头去向右边一看,一方五尺来长,三尺来宽,用泥土围筑成功的垃圾圈子,内里高低凸凹铺着一大堆带有潮湿臭气的垃圾。他勉强拖动他的两条腿,向那垃圾圈子移了过去。他到了那东西的腿前,慢慢扶着墙壁弯下身躯,两手摸得了那土围的边。他的干瘪的小脸上忽然很可怜地现出仿佛是快乐的颜色,这要我们十分地留意才能够瞧得出的。他仿佛想要用眼睛去测量这垃圾圈子的宽长大小,但是他的模糊的意志竟不管他的眼睛已经实行了他的命令不曾,便教他伏下胸膛压在那土围的上面,一阵土灰随着撒了下来:于是他身躯的前部带着那向前作势扑去的两条臂膊,便恰恰倒陷在那些煤灰,布条,钉子,碎玻璃,菜皮,骨殖,和旁的渣滓的里面去了,两条从单裤里伸出的赤脚留在土围的外面。

一会儿许多好管闲事而劳动为生的朋友们,围住一个警察在那窗子的墙下询问,论辩,讥笑,和提出意见。那青年的警察失了主意,尽叉着手歪着脑袋地瞧看那垃圾堆内的东西。

一个胆大而强壮的汉子走过去,握住那伸在土围外的两只赤脚,用力一扭,将这个人的身躯翻了转来。那死灰色脸上的一双无光的眼睛还是瞪着的;仿佛想告诉他们:他是从何处来的,他是一个什么人,和他的名姓叫做什么,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听出他的说话。我们只见几个小麻蝇在这一群人的头上充满着阳光的空中穿梭般飞来飞去。

低低地弯下身去

这一天这个家庭里布满了神秘的空气。上自那不好言笑的老太太，那举步从容的姑小姐，那神经紧张的太太，下至那喜欢插手在腿旁衣襟内而站在一边附和着主子们言笑的女仆，和那左臂有病而犹举动轻捷的矮小精壮的车夫，都在今天这个时候各自在心里等待着什么；这从他们的故意的矜持和装出来的笑容里可以知道。

楼房中间的客厅里，一切陈设都比昨日整齐；旧漆的地板已经洗抹过了。上方挨壁放着的一张小圆桌上供养着一盆黄金色的草花；桌子的左右两旁，各安置了一张有半圆形围臂的大藤靠椅；左边那张椅上披垫了一副淡黄色的绒罽；客厅正中地板上平铺着一张长方形的深红色的线织地毯。这地方的四壁是白色的；从那朝南两扇大的玻璃门窗外，射进来了冬日的暖阳，映见这厅内那些布置配合得很美观的栗色髹漆的家具上，反射出各种明暗不同的静谧的光辉。这是一间现代中等家庭的客厅，这厅内常见这家庭中的人们走动。

在午前九点半钟光景，来了两位客；他们是陈先生和陈夫人。他们来的时候，照平日赴友人家的约会一般，温和地向老太太和其他的人们微微一弯腰。在十点钟光景，又来了两位客，这是沈律师和他的夫人。他们进客厅时都带着一种异样的笑容向老太太行礼。此时，这主客们都在这客厅右旁正房内谈话；可是他们口头的语言，竟有点不能像平日一般流畅，

热闹，自然。就是这少数的宾客与宾客之间，似乎也被一种隔膜的云雾弥漫着。他们是来到这家祝贺一件立刻就要发生的喜庆事的，但是在他们互相看觑的目光里，常漏出他们也正等待着什么似的一种局促不安的情态。

这是一种时代病。因为这家的主人翁是向来向着时代讨生存的；这家的姑小姐，这家的太太，这家的老太太，这家的四位宾客，乃至这家的两个仆人都知道：人们要跟着时代走，不然，便不能生活。

从生活想到时代，那女仆也曾叹息过自己的落伍；然而那车夫的意见则是落伍的人也还是要生活的。这不待多讲了。

这家的主客们散坐在客厅两旁的正房里，喝茶，吸烟，吃点心，磕瓜子，说话，笑。这两位夫人，各带来了一个婴孩；她们厌倦了，便从那跟来的乳姆手中接过自己的儿子来，逗着取乐。主人家的老太太笑嘻嘻地望着两个婴孩，心里十足地高兴：

"宝宝，笑呢！呵呵，吃奶子，莫哭啦！"

这时那位神经紧张，戴着玳瑁眼镜的太太的脸上很觉难为情，原因是她自己不曾能生育一个小孩，但是她用笑容遮蔽了那一般青年妇女们所认为最伤心的苦痛，而依然在这儿的几间房里来往奔走，预备一切事情。

主人回来了。他是今天早晨七点半钟出去的。他的新经修剪的头发上散出香膏的气味。这是一位三十二三岁的漂亮男子。宾客们齐站起来用笑脸欢迎他。姑小姐笑，老太太笑，家里的女仆笑，来宾的乳姆笑，而他的夫人，即是那位戴玳瑁眼镜的太太也笑，而于是他自己也忸怩地笑，但是这些各人脸上的笑都是没有声音的。

那主人走过来，用力握住陈先生和沈律师的一边肩膊，摇

了几下，看着他们说：

“好好，你们都早来了，而且我竟意外地欢喜，你们都带了一个小宝宝来！”

这个家庭里的人们时时计算着时刻。从十点钟鸣过以后，十分，二十分地他们数着已经到了十一点钟，还没有消息。直到那右房内壁上的挂钟，镗地一声说明了：这是午后的一点钟；各人脸上都现出等候得厌烦的样子来了。

“快来了吧？”

“也应该是来的时刻了。”

他们都听得有人从楼下急走了上来。这是那车夫。他刚待从他的好事的快乐的心里，要高声喊出：“徐先生！”却似乎想起了昨晚这主子乃至这全家的主子们曾经向他叮咛过的一句话来：“不要声扬。”便屏息静气，站在这客厅的门边，用他的狐疑的眼睛先望一望那从房门口踱出来的徐先生和他肩后的两个来客的一肥一瘦的面孔，而后向那堆挤在右边正房门口的——那手里拿着毛冷编物的姑小姐，那注意着要等他说话的两位女客，和那站在最后而张开嘴唇的太太，悄悄地报道：

“来了。”

沈夫人是一个胖子。她听到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原由，立刻从她的肥而白的脸上泛出赤色来，独自先退后，转身向火炉跟前走去，口里大笑不已。陈夫人便将胸前衣襟的角扯直了，走到房里的窗前，向楼下的院中窥看。

姑小姐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去帮助那在此刻显然地感到呼吸不调匀的玳瑁眼镜的主人，指挥女仆去阻挡那些或许会跟上楼来的邻家的小孩子和女人们；她自己却缓步走到客厅中央，用两个指头将那地板上的深红色的地毯拖到上首左方的那藤靠椅面前，斜斜地放下，便躲进房去。

此时这客厅里阒然无声，只有一长条黄色的日光斜照在右方的白壁上。

什么？一个身材高高的姑娘出现在客厅门外，伊的周围满包着神秘的空气，这空气曾经震动着这个家庭到这天有了半个月的光景。

伊穿一件紫色的上衣，一幅黑色的裙；低垂的发髻上插戴着三朵红色的绒花。伊被一个四十岁光景而打扮得颇清洁的妈妈在伊肩旁搀扶着，缓缓地走进了这客厅。伊的两手捧着一束红白相杂的鲜嫩的茶花，这是很小很小的一束花；不知是谁人教给伊的，伊必定要捧着这一小束的花在伊胸前，当伊初次拜见徐先生的时候。

初次见面，伊想，应当是三鞠躬。但是徐先生只微微一弯腰，于是伊在那恭敬的第二个鞠躬的中途便不得不回复伊的垂头而立的姿势。

老太太被那笑嘻嘻的徐先生和那面目严肃的姑小姐扶了出来，在那铺有绒罽的藤椅上坐下。

“这是老太太，行大礼。”那搀扶着伊的嬷嬷牵住伊走向前五步。伊跪下去时，手里的那束花没处放，便也只得捧着那束花向老太太叩了三个头。伊要站起来的时候，低着头，用伊的左手扶住那嬷嬷，右手还握着那束花。那些花朵颤巍巍地飘落两三碎片下来，仿佛叹息着而从她们的细巧的眼角里挤出了一滴泪。

这客厅的两旁房门口拥簇着刚才的那一群人，人人的眼睛仿佛要探求什么似地齐落在伊的头上，脸上，颈项上，衣服上，裙子上，和一双粉红色的鞋子上。伊站在中央，仿佛一只被人捉来放在阳光下的小鼠儿，胆怯地将伊眼珠从伊的眼皮的这一角偷偷地移到那一角，去张望伊此刻自身所在的地方。

家庭的相见礼过去了。徐先生牵过这姑娘离开那嬷嬷，教伊站在姑小姐，太太，和他自己的这一边，接受那四位来宾的祝贺。伊被位置的次序是最末一个；伊站在那儿，心里害怕到微微颤抖；伊仍然用那种可笑的眼光偷瞧人们的脸。于是这客厅内充满了咳咳的笑声。

伊不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伊只觉到畏葸，本能的畏葸；但是伊又觉得这和伊站立在一排的那个男子一定是伊的丈夫。早六七天，伊家里的人这般那般地告诉伊以后，每夜伊便在床上的黑暗空中画出了一个男子的形相，只是这世界中的一个男子的形相；面目，衣服，和声音都是模糊的。伊又画出了伊的未来的生活是在一个光和花所团成的屋里。今日伊亲眼看见那个男子了，又看见伊的生活了；伊的十七岁所能教伊知道的，就是伊在此刻仿佛确实感到了一种快乐的空虚，飘荡在伊的胃肠里。

八天过去了。神秘和警惕依然盘据在这个家庭的四隅。

有一次，他们一家人正在客厅里用晚饭，忽然听得楼下有谁敲门的响声。那门似乎给那车夫开了。

“徐先生在家么？”

“…………”

那问话的声音很熟识的。姑小姐放下筷子细听，“这是张先生，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讲师；他自己上来了！”她望住客厅的门。徐先生和他的太太都放下筷子。

笨重的步声走上扶梯了，渐渐来到楼门边了，又渐渐来到室外的甬道中了；老太太瞧住伊——即是那姑娘——努一努嘴；伊立刻站起，偏着耳朵，迟疑一会，便一溜烟跑进右边正房去，从那半掩的房门后露出一只眼睛来偷瞧这新来的客。

张先生是一个胖子；他走路时，那两只胳膊和肩背上的肉

似乎齐堆下在他的臀部上，衬着宽松的袍服，一耸一耸地前进；因此他的步行的松懈便自然有多余的时间给他们预备警戒。然而张先生是特来道贺的。

主人和来客见面了。两方的寒暄里齐带着咳咳的笑声。

紫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又出现在张先生的眼前低低地弯下身去。

"体气很好，体气很好，……颇有宜男相。"那微俯一下而扬起，同时闪动着一副金丝眼镜的宽肥面孔，似乎望着那肩头细削而下部圆大的衣裙的背影确切地加以赞赏，而后坐了下去。

…………

将这个献给我的妻房

你所时时抱着的那恐怖，和那一想便会教你全身战栗的那惶惑，在你的眉头上我知道曾经开始攻进了你的不能防御的心，有许多许多的昼夜了。今晨你要求我“早点儿回来”时，你的眼睛里仿佛要说而又不愿多说的言语，教我知道了你的朦胧的回忆里又理出了昔日的痛苦，压住了目前的心。

当我出门步行向那每天照例必得走一趟的地方去时，那头上蔚蓝到教人喜悦的天空，和那从墙头落下来的拂面的暖风，不知不觉地诱惑了我了。他们教我想到野外的柳枝，绿的池塘，新生的草，和朋友们的欢颜，乃至教我在迷惘中尝到了一滴醉人的酒和一片甘芳的饵。但我也在这悬想的快乐里，想到了你在晨间微笑着向我说的“但愿今日是一个清和的晴天”的话。你须知道我平时在这样醉人的天底下走着，便早忘掉你了！今日我努力想要和平时一般地忘掉你，但是我脊梁上驮着的一种压人的东西竟使我瞧见了那些每天早晨在街上必得遇见而且连眉目都认得清楚的行步飘逸而态度骄矜的年青姑娘们时，不敢用眼睛窥瞧；即如我已经坐在办公室内的写字台边了，人们的言笑和脸色似乎都和我陡然隔了一层障纱了，而且那从笔尖落下在白纸上纵横的黑痕也仿佛在那儿和我相撑拒。这样说来，我竟是正在思念着你了，而且思念着你今天的话了？不是的。我只是在许多图画片中检出了三年前的一张旧影呵！

三年前，大约是三年前的初秋的一日下午，我从城里到了你母亲的家中。初见人影便大声嗥吠及至定睛看清楚了是熟人而后摇尾跳跃的两只灰黄色的狗，将我拥着进了那屋子的厅堂。那西落的斜日犹自留下半截耀眼的白光在东厢房的窗口之上和瓦檐之下。堂屋的空洞和桌椅的静默流出了左边正房内的仿佛有许多女人悄悄的谈话和间歇发作的低微的苦楚的呻吟。这曾使我疑惑。一个老年妇人出房来了，见着我便摇手，她是我的继母，我没有认错。她的意思，在那布满着神秘的慌张的脸色上，是通知我不要走进那房里去。我立时明白了这老年人对于我的尊敬。我正踌躇着，便听见你的无力而颤抖的声音唤着我的名字了。

我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我拂了老人的意思和命令，斗胆地撞进了那房门。那时，在那仅由一个低的纸糊窗牖放进光去的昏暗的地板中央离卧床不远的地方坐在一只矮椅上的你，上身穿着一件白地蓝条纹的洋纱单衣，下面裸露出两条单瘦的大腿；气弱的眸子从你那白到无血色的脸上慢慢地朝着我望了过来。我仿佛也看见了成家坪的廖六娘和隔壁佃户家的刘大嫂；我仿佛也看见了你的母亲摆着预备做第五次外祖母的毫无表情的面孔，陪着她俩和旁的另外一二个女人们慷慨地谈论些和此时的问题大约没有关系的事；我仿佛也看见了那壁上的画幅，靠壁的条桌，桌上零乱摆着的座钟，花瓶，瓦壶，白瓷茶杯，大碗，破书，和包药的旧纸的红色蓝色，床檐，和床前的旧藤睡椅等等，连同其余的数记不清的静默着的物件，在我眼前齐变了他们平日的和平的模样。这些大约是我第一步跨进房门时眼睛一瞥之所获得的了。

“你回来了。”这是一种感觉到内心慰安然而是没气力的呼唤。

我默默地看了你一眼，因为觉得有许多目光都在忸怩地示意我退出去；我便在这房门的外边沿壁的一张大靠手乌木椅子上面安置了我的身体，同时也便从容地想到“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呵！”

我想着第一个儿子的出生是你处女的美开始告诉完结的时候，——膨大的乳房，松懈的脚步，和前额上许多隐隐的皱纹，都在那时警告你生命的坂路已经到了最高的顶点，从此便是向那下坡的路上了。你虽是二十一岁的少妇，你的格言只有柔顺，服从，和忍受，或者当那压服已久的自然的反抗的意志偶然不经意地流露时，也只有默默的倒卧在床上，或者更强烈一点便独坐在房隅里红着鼻子啜泣。这些由你的伯母叔母和母亲的模范及父亲和叔父等的训练而使你奉命惟谨的那些格言遂使你在上海跟着我度那典质为生的日子里，在你终日板滞地被拘囚着刻刻思念家乡的日子里，在腹内胚生了第二个新生命的种子，那便是你的安儿了。

你的生活的路线上最应该不使你忘记的一段，我想，是朗儿出生的历史：在民国八年严冬未死春风未醒的时候，我因生活的逼迫，为着二十元一月的收入，远离你住在武陵的德山工校。自结婚后从不曾分离过的我们，在那些现在已无踪影的信札上，曾经开始感到入骨的寂寞，也便是感到那不待用人工织成而自己会领略的恋的滋味了。在每个晴天的下午，那山顶的古寺，山下的朗江，隐在烟雾中的武陵城市，和那从山上远望去仿佛只是一点点白色在绿波上慢慢移动的船帆，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谢那逆转的运命怎样地将我们从数百里之外吸引在一处过那种一生中仅能有一次的幸福的生活。

你须知道：我们虽然有了四个小孩，而真正的生命延续却只有那从德山归后你所产生的这朗儿了！可是如蚕儿般你的

生命似乎已经到了那从茧子里蜕变成蛾，已经开始执行你的天职到数秒钟之久，而亦可说是已经开始你的生命的毁灭到了九个寒暑的来复了。我曾经亲眼看见你的眼睛变大了；密生的长发成稀疏了；肩头支着衣服现出两点稜骨的突起了；袒开胸服时，两片软而皱的乳房的皮贴着肋骨而垂下了；行路时仿佛在你的颈项上给套上了挽车的粗绳，只是挨延着提脚步了。这便是你做了四个小孩的母亲的代价，而也是你做了我十年妻房的代价。你现在已经是三十岁的中年妇人了。

我坐在那房门外的乌木靠椅上，时时听见房内的声唤，时时瞧见许多女人们(继母和你的母亲大约也在内)从这房门口出出进进，每次她们手里总得捧着一杯浆水或旁的衣布之类。有时我的麻木了的肢体教我站了起来，随着房内一阵紧一阵的恫呻，开始在这厅堂中的泥地上打磨旋。这样地天色便昏黑了。仿佛是那七岁的安儿从厅堂门外探进了半截身躯，低低地但是惶惶地说："爸爸，晚饭。"

"晚饭？现在不吃。"我用眼睛回答了她。

我的脚步踅到了房门口，决意搴开门帘一瞧，便在那放置在条桌上支着白瓷罩子的石油灯射出来的暗红色的光里，看见你的眼睛闭上了在那颜面筋肉已不起什么作用的灰白色脸上。房里坐着或站着在你周围的人们，在静寂的难挨的时间经过里，间歇地发出问讯，安慰，或商酌的低声的语言。她们的心跳跃着，呼吸紧逼着，似乎正在等候那一秒迫近一秒的未来的变动；危险呢？安全呢？生呢？死呢？我却什么也不曾想到，因为我什么也不曾等候着，我眼前现出的只是一片空茫。

我又退出，这回在厅前阶上徘徊着。那已经高出东南屋角树杪的下弦的月，从那些在她下面慢慢流动的银灰色的云

片隙缝中射下一线水也似的清光在那白色墙上和那低的方格窗牖上。我停步细听，处处都是静寂；除了那辨认不真方向的远远的犬吠，却只有微风摇着大约是屋后四株大枫树的叶儿和那附生在下面的丛竹的戚戚了。此时我听见房内的小巧玲珑的座钟丁丁地响了八下，九下，后来竟然是十下了。那在房内的沉默了许久的空气忽然被一阵水浆淋漓在地板上的声音，和人们的手脚拖动木凳木盆而一面嘈嘈切切抢着说话的声音惊破了；我跟着计算这是起了产气以后的第十九个小时。“也应该是最后的时刻罢？”的希望依然还是渺茫。然而激烈的阵痛开始了；我不由的跑进了房去，仿佛有幽灵在后面袭着我。

那时刻，你是如有岛武郎在他的《与幼小者》的文中说的，“宛然用肉眼看着噩梦一般，产妇圆睁了眼，并无目的地看定了一处地方……！”你那仿佛坠落在漆黑深洞中的半涂里挣扎着，想抓住一根细而长的丝便以为生命得救了似地哀唤着母亲的那声浪，将我一无所知地引到了你的身旁。你便将左臂从那原来紧靠着你的那女人肩上，疾速地钩住了我的颈项，抵死环抱着；在累积地增加努力的俄顷间，你母亲的大声颤抖的叱咤猛烈地激动了诸人的奋励。忽然一阵松懈，你的疲乏到不堪的脑袋便在“哎哟……”的一声里倒在我这战栗着的肩头上了！这便是第五个女孩的出生呵！

不幸这三年后的今日，又使你真切感到了那痛苦的记忆。造物将你玩弄如同他玩弄世间一切女性的生物一样；即是一颗栗子的产生也要将他的母体破裂而复能见着太阳的光；因为母亲的一生总是这样的呵！我现在坐着在这又是一弯残月在天的夜半的一室，做梦一般地又听到那教我神经麻痹的痛楚的呻吟。我实在不能忍了。我将眼耳蔽塞么？我还有那想

逃走而复恋恋于此的不自由的灵魂！我有罪了。倘若这个新的生命能与它的母亲同在，它的名字便给叫作"恕儿"罢。这便是我奉献给你的微尘般渺小的报酬了！

于恕儿出生之前二夜，即一九二五，四，一七夜半

在 澹 霭 里

预定昨日退院而延到今天午前九时半才将这事实行了的秦先生已经躺在自己家中的床上。窗外的天‘老是被灰色的’湿云布满得密密的，头夜的西北风转了方向，气候忽然变热了，从慢慢移动的云里射出刺眼的白光，这使病人感到烦躁。医生给他的命令是要静卧；因为这病人是国文教员，上课的事必须限制到一星期后才行；即是在那时而改批学生文卷的事是绝对的在禁止之列的。这些话在三日以前，当病人向医生探询病状有没有起色和出院后的摄生方法的时候，已经说明了的。病人此刻躺在床上；那双向前方凝视着的眼睛的前方，犹自现出那医生的叮咛的亲切和那叙说的明白：“肋膜炎是无妨的，只要病人自己能遵守医生的吩咐。”

他将一床在春天用的白洋纱面子上洒有蓝色小花点的薄棉被，盖齐胸口；从短棉袄的袖口里伸出来的两只手拿着一张北京最近出版的周刊，竖在被面上。这是讲文学的东西，也带有讽刺时事的杂文。他读到前月北京屠杀事件的记载中说女学生给兵打死了，而且被剥去衣服成了裸体尸，很感趣味地读下去。不知他读完了没有，随手将那小小的一页纸上堆着的许多愤恨，都摔到床弯角里去了。于是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无聊的疲困来，然而他寂寞地微微笑了。此刻在他的房中没有一个旁人，没有一只猫，乃至没有一只苍蝇。床侧书桌上零乱地被纸烟盒子，热水瓶，茶壶，茶杯，医院里带来的药瓶，一个

墨池，三两只毛笔，散乱的莲子糖，七八片吃剩了散乱的橙子皮，和书籍杂志等等摆布得几无隙地。他扭转脑袋望着这些东西几乎是同窗外的湿云和气温的闷郁一样的可厌。他皱一皱眉头，要努力揪住他的平日的思想："狂乱是可爱的事，是呵，杀人也就是可爱的事。"他忽然觉到胸肋又微微作阵痛，他咳出一口痰，含在口里，他预备呼唤他的妻子。从他鼻孔里叫唤出的第一声很微弱，不曾得到回答，而他的近来变成淡墨色的一双眸子，恰恰正在向四处搜寻什么似的游移中，偶然碰到他脚下那头的一根床柱上去，从那床柱旁边便如雾里一般渐渐露出一个人来。

这是一个将剪齐了的黑发纷披额际而用那极胆怯的但是在人间最难瞧见的极恳挚的眼光望着他的年轻的姑娘。伊刚从房门外走了进来，手里擎着一个小的玻璃药瓶，站在他的床前。

"这是九天以前的事，伊给我去取药。"时间的迅速所给他的刺戟，在他的警觉的脑中忽然钉了一下而立刻又回到原状。

那位姑娘低声说话，伊的平日天真活泼但是时时流露出阴郁和忧愁的面容，此刻忽然在两颊上染了赤色。病人躺在床上睁开只眼睛望着伊。一句一句很清楚地从伊口里说出而递到他的注意倾听着的耳内的是：

"这瓶药水是二日的分量；搀合着些什么在里面，我可不知道。医生很客气，他问先生的病状怎样了；住院也或许是不能幸免的事；一个人患了病总得要医治；他在我临去时，附着我的耳旁悄悄地说：这病症不轻，病人要静养，不要读书，不要谈话，不要吃不消化的食物，不要……"伊踌躇一会，"倘若肋膜里胀满了水分，那就不能医治，那就……"

"那就怎么样？"病人掀开盖被，着一条单裤，赤着双脚，从

床上翻身跳下站在地上，仿佛他的垫褥中有一根弹簧将他弹了出来。他兴奋地枯声大笑着："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接着，他便拖起一双旧的鞋子从床前大步走到门边，又从那门边走到床前。此时满意的笑容现出在这姑娘的发光的脸上；伊在心里无罪过地感到；伊的先生仿佛在一条无穷尽的苍凉的路上走到了一处可以永久驻足的地方了。奇了，伊不过这般掣电似地一想，忽然觉得眼角里有滚热的泪珠要流出来。

这房门口有一个穿蓝色条纹衣裳的女人影子闪了进来，短小的身材，有歇斯迭里病态似的青白色的瘦脸，这是他的妻子。伊捧着一叠洗晒过的衣物，到对面窗下的方凳上坐下。伊望了这姑娘一眼，淡淡地问道：

"徽，药取来了？"

"取来了。"

"要住院么？"

"医生只说，病了是要诊治的。不然，现在虽不感十分的疼痛，将来一定有痛到坐卧都不能忍耐的时候。"

伊只是漠然地听，一面坐在那儿摺衣服，袜子，和手巾，一面泰然而且是冷静地低头答道：

"是啦！同样也是害病，外诊和住院，没有分别。"

他在房里绕了几个圈子，似乎喝了一杯火酒般高兴着，从桌上摸到一根纸烟，刮燃火柴，就火上吸着，将烧残的火柴抛在地上。烟子从他的鼻端散出去，现出一副高高的额头，朗朗的鬓脚和眉尖，端正的鼻梁和嘴唇，但是被近日的胸部疼痛将它们蒙上了一层暗暗的灰色，虽即是现在的那似乎能超脱一切而万虑俱寂的严肃的感触，将他的全身的血液都凝结在这兴奋到微红的颜貌上，也到底是一个病人的面目了。

徽已经坐在桌前，屈着一只胳膊，连同伊的脑袋，歪斜地

放在桌沿上。披散的短而柔的黑发遮住伊的半个脸颊；这脸颊上的赤色已褪去了，炯炯地转动着的一双眸子，只背着那窗下摺衣的人而向他望着。

“是这样吗？医生说的，现在虽不感十分的疼痛，将来一定有痛到坐卧都不能忍耐的时候？”他重复坐下在床沿边，将手里的烟灰弹落，仿佛研究着一个重要问题似地向伊发问。

伊只轮动着眼睛而不做声。他的妻子将衣物摺叠完了，送到那竖立在门旁壁边的栗色栎木衣橱内去，嘴里歌唱着似地独自说：“将来一定有痛到坐卧都不能忍耐的时候。……你的灰色丝袜现在要不要换洗呢？”

他正热情地等候着徽的回答。他不曾听得他妻子的问话。他的头脑中盘旋着一种希望。“这医生的话是一种骗人的恐吓吧？”他想：“只是水浆涨满胸肋，了无痛楚地就这样完结，确是幸福，确是幸福。”然而转过头来，却瞧见他的母亲的一双衰弱无力的眼睛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在那儿瞅着他：

“怎样说的？医生。”疑云弥漫了这老太太的心。

“医生说我的病快要好了。这是不要紧的症候。”他笔挺地站了起来，打一个哈哈去安慰这老年人。徽也亭亭地站了起来，眼皮是低着的。他的妻子却因事出房去了，老年人眼眶中有点东西一亮，忽然撇转脸去。……

他的舌子一颤动，那包含在口里的痰液，便使他回觉到自己还是倚靠在被褥内的。他伸出半截身躯在床沿外，吐了那只痰，重复靠下去。烦躁使他眩昏，他只得将眼皮闭上。那回忆又继续着：

那天晚间，来了一位同事，是一个带着近光眼镜而唇上有短须的中年人，听说他病了而来慰问的：

“怎样？贵体舒适了一点儿么？”

“老是这个模样，到了下午便感到胸口微热，大约是受了寒罢。”

“天时不正，感冒是常有的事，曾请医生诊瞧过么？”

“诊瞧是诊瞧了的。医生说：断不定，待到星期六再去给检查。”

“那比感冒似乎又厉害一点儿的症候了。”

“或许是如此的罢。”主人颇有厌倦的意思了，谈话还是有趣味似地继续下去，直到他打了一个呵欠，而嗓音又带了一点儿沉浊了，那中年人拦住他要起身送客的姿势，说：“病中，不必客气。”于是去了。

他此刻剩下自己靠卧在床上，独自吃吃地笑，从杂乱的思想中寻到了昼间徽所报告的话，于是偏着他的脑袋，苦笑似地点了一点头。他的母亲进房来了，他的妻子也进房来了；灯光下，她们的影子都是凄然的。然而徽呢？伊到何处去了？为什么在这灯光下不能瞧见伊的披覆在额际耳际的黑发呢？单单是这样一个极容易答覆的问题便教他的身躯灰冷了半截。他装做要打呵欠，但又将那张开的嘴唇使劲儿遮住那露出的牙齿，因为他的两腮快要不听话地颤抖起来；结果，他叹了一口气，想从心中吟出那平日曾在什么恰意的地方所读过的波斯诗人峨麦的诗句来；……诗句到了喉边又被不知是什么的哀痛的情绪，硬堵塞住了。他忽然听到母亲的声音：

“健！你到底怎么样？好些么？”

好愚蠢的老年人呵！你的丈夫不曾死了许多年吗？你没有力量曾将他拖住，一个儿子的消灭，决不会是两样的。他想到这儿，照例地扮起笑脸去哄骗这老年人，同时却回忆到他父亲的死：

一个又长又瘦的六十三岁的老年人睡在临终的床上；喉

管内的痰，上下地抽动着，发出那教人听了不愉快的响声；脸上的筋肉还能够微微活动，仿佛要向那站立在床前的妻子和儿女说最后的一句话；聪敏的儿子知道他父亲的意思了，便赶忙抓过一枝笔送到那搁在被上的一只快要完全僵硬的手里，一张白纸铺在这老年人的胸前；纸上划出了一些粗而黑的歪斜的直线，随后，那枝笔便跌落下来了；枯皱的眼角边挤出一滴泪，沿耳旁流下。

这老年人决未曾在他的肉体某部分上有痛到坐卧都不能忍耐的征候，不知他的阴森有鬼气的面目间表现着的是什么？这有点使这正烦躁着的病人不敢再往下去搜索；他的眼睛睁开了。这回他果真瞧见脚下那头的床柱边悄悄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便是那徽姑娘。他望住伊，不禁微笑。

此刻，那街上人力车夫们的喝吆声音，那偶然经过的一个盲人敲着铜锣要去算定人间的运命的声音，和那些叫卖零食的小贩们的歌唱声音，随着那带有温热湿气的南风吹进窗来，都似乎含有一种强有力的苏醒的生命，虽然窗外的灰色云层依旧是沉沉的布满在天空。

这恰是午后二时光景，他的妻子搬进饭食来，放在一张小方凳上。将近十天的医院中的生活，曾经使他感到各种的拘束和不自由，例如，一日中平均只许他会两次客，吃三餐稀粥和两个生鸡蛋；廊下散步的运动是要禁止的，睡在床上读小说是要禁止的，乃至和家人谈话，在医生的理想中，也是要禁止的，这回好了，而且重新看见自己常用的饭碗和筷子，常吃的盐姜和腊猪舌。坐在这平日常坐的矮椅上，瞧着这平日常在身旁陪食的妻子和徽，他的食欲竟比较在医院里增加了一倍。

吃完了午饭，喝了一杯茶，他又望着书架上的一排两个装盛点心的圆形洋铁筒子和一个装有雪白的薄荷糖片的小玻璃

瓶："给我一片糖。"他将刚才在那刊物上所读过的残杀事件的记载，回想了出来，同时向那姑娘说道：

"那个女士的死，真教我动心；伊当场看见朋友倒下地去，被兵士用枪刺锥杀，便跑去拖她；这样，她自己便给铁弹贯穿了胸脯。"

他要表示：人间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在他刚才吃午饭的态度看来，竟是一个证据。

他的妻子一面喊了女仆进来，帮着收拾食具和残肴，一面絮絮地同他的丈夫和丈夫的这位学生，谈些琐屑的事情。不知是什么缘由，徽姑娘却用伊的鞋底尖使劲儿去踹那个在脚旁寻找骨殖吃的花猫的尾巴，几次弄得那可怜的小动物发出尖锐的鸣声。于是病人秦先生笑，而伊却要哭了。

决　绝

“这样的一张纸突然到了你的眼前，你必定以为这是一篇什么冗长而难卒读的文字了，但是你的好奇心竟要教你不能不读下去。我知道，你在快乐的时候，很愿意用你的眼睛在一本富有缠绵的爱情的小说上，或一本能够吐出极细致的情绪的诗歌上浏览；但是这铺在你眼前的，既不是小说，又不是诗歌，然而也不是什么讨论道理的文章；你现在读着的，不过是一封信罢了。

“说起书信这件东西，我也觉得颇惭愧，因为我没有力量能够将我的喜乐，我的哭泣，我的沉默，我的焦躁，和我的在生活经验中所尝到许多难以用形容词表现出来的灵魂之所领受，贯输在这个里面。大约是四年以前吧？你所曾给我的那些你称为“犯罪的证据”的然而当时在我则一读着便会引起亲密的心悸的长短的书信，遵你的命，现在实行从我的心的欲求里消灭去；而且它们早已化做了火焰的余烬，冷了，还给浇上些水，倾在沟里；现在即使有善于搜寻或调查犯人平生历史的酷吏，也不能寻找到丝毫的痕迹。这一节，你是大可放心的；而在你一方面，更不必有这样的顾虑周到。

“我告诉你，我们都有点干犯时代错误的毛病。原来好好的一个度着愉快生活的人，自己却为了一种好奇的试验，也不曾顾到对于这问题的本身有怎样的大胆的对付，便轻轻地在自己的脸上扮出了许多那嘲笑旁人的愚笨，懦弱，无思想，无

意志的骄傲面貌，而实行嘲笑起自己来。这样的话，你或以为太抽象么？你便不读，便把这张纸放下在你正编着毛冷织物的椅上；或者因为一时的轻怒，便将它扯破，揉碎，而不加思索地便将它扔在你身旁的火盆里烧掉：这些，都是最可惜的举动，而你一定是不会做的。

“既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我们便应当勇往直前，将自己做一个试验的牺牲；学学那些做了点小小坏事也还可以生活在人群中的人物；不必费尽心血，同时要维持两种绝对不相容的生活而教我们天天在猜忌，畏惧，谄媚，和那多少有点醉人的希望的苦痛里宛转地自己绞死自己；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开劈杯榛，却又怕蒺藜锥出了脚掌心的血呢？这个，我可是不明白。

“我们很愿意握一握手，很愿意接一接吻；有时候，我们还很愿意有裸体相拥抱的快乐；这些事情，在我们各自的眼睛里映出对面的人充满着情欲的微红面庞而互相了解似地笑了一笑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得不错误。你承认这句话么？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挣扎着禁住那将要因爆发而会把眼前的世界炸为碎粉似的赤炽如火的一个意思，而在极端的烦乱之中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宁肯借端起身来移换座位，教我们得借那椅上的绒垫所吸收进去的我们肉体的余温以镇静血液的沸腾；或者离得远远地站在身旁，凭着空气的波浪，在呼吸里享受这霎时所感到的情欲的滋味；在这一刹那间，整个儿的爱情便在一种摸捉不到而又会教人容易沉酣在这里面的迷离境界中飞翔起来；这样的宇宙，我们也愿意它是一个永久不醒的迷惘；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倘若突然有一个脚步声，一句轻轻的谈话声，乃至一瞥间从那窗口吹进来而由门缝边挤了出去的风声，都能够教我们愕然四顾，而惭然自责：‘我们正在这

儿做着犯罪的行为呵！'但是，这些举动，是谁教给我们的呢？

"从以前到现在，我确实曾在这样的领域里，做了你的一个心悦诚服的奴隶，但是在最近，我竟然感到一种不可名说的羞耻！

"我瞧见，仔细地瞧见许多旁的女人都很喜欢用这一种又客气又亲密的方法去结识朋友；而且她们常用这方法去维持她们的名誉，地位，和幸福；而且确实能教发生不会错误的效力；她们心里常常勇敢地匿笑，'男子们能离得开女人的吗？'这些都是自命时代中的上流的妇女们呀！我们替时代嵌上了'错误'这样一个漂亮的名称，而我们便像一群白昼出现的老鼠尽量地利用着那在危险境界中自卫的本能，在这个名称的下面跳窜。

"至如那些认定一个浪漫的理想的诗人的乐园而不惜颠踬生命向前投奔的人们，和那些默守定命的仁慈与残酷而愿用无抵抗恶去换得幸福的人们，都成了我们的，而我更愿意说是你的，唾余了。倘若我有代你辩护的义务，我也只能说，这些都是'时代'的唾余了。这样，那'时代'的解释便坠入了一个矛盾。但是，请你不要发怒，这个解释，应该依照你的意见而加以你自己的叹息；我的，则不妨将它冷下去；因为我历来是遵守你的智力的指挥的，即是在这最后的一次，我还得遵从你的意见。

"呵！你跟随着好奇心的诱惑，一迳将要读完我的这封信了。我在这桌旁，已经仿佛看见你的眼睛流下泪来，这是愤怒和濒于失恋的眼泪。我已经在这儿远远地看见你翻起眼珠正在冥想里温习那过去的许多时间中的一个时间；在那时间里，我们曾经在一条四围皆山的路上行走；曾经倾听山后绿树叶中的鹧鸪的叫唤；曾经偕着许多朋友沿路谈笑；而独我们，我

们俩呵！曾经断歇地吐出那种给旁人听不到的微微的叹息；尤其是你，你那宛转低吟出来的一只沉郁的外国歌曲，曾经教你愿意一个人远远地离开我们，独自向前行去，渐渐剩下一个圆形的采影在飘动的青裙的上头，沿着万绿从中的一条白色小山路移动。那时，那时，我们虽然向着那东行十里以内的一个私人的别墅走去游玩，我们曾经十分愿意那条路有永远不尽的蜿蜒；那时，我们相识，刚到了容易流眼泪的时期，这就是说，恋爱成熟的时期了。这事，看来是一般的情人们所必曾做过，而又是千遍一律关于情人的爱好天然的记载；虽不必精致地写出那时间，地点，和更详细而旖旎的事实，真个曾有这样一两桩回忆的你，虽然也曾和旁的男子历过这种光景，但只当跟我在一堆时，便更浓挚地在心中感到恋爱幸福的你，——一定会因此刻的刺戟而眩昏起来，这是有诗味的伤心；倘若你因此而暗泣，而长叹，而至于夜不成寐，虽只在十二个小时以内，便用你的智力将这些东西捣碎散之风中，而泰然若素地恢复你原来的心情，我也应该替你伤心，为你徘徊，或者竟会忽然痛悔不该写这样一封信给你，而立时跑到你的面前去谦卑地向你告罪，说‘这是我一时的狂妄呵！’可是你将会怎样处置我的这封信呢？

“你初次读完这信之后，脸色必定是青的，不是伤心的青，而是愤怒的青；即是这愤怒，也只有一二分钟现露在你脸上。倘若此刻有一个人忽然撞进你的房内，他所见的，仍然是一幅仿佛毫不曾感到微风拂荡的一湖秋水，如在最澄清的时候一般配合在它最适宜的环境之中；这就是你的面貌了。于是你和这人谈了几分钟而他依旧带着平日所能从你得到的愉快出去以后，你便会将一只手按着桌沿，诧异我的锐利的观察，而你心里的爱我，必将从你对于一切人们的情绪中，放出特异的

光芒；可是你终不能做一回大胆的举动，乘着智力的一时失了驾驭，而令人猜疑：‘伊被情人征服了。’

“我知道：你是要征服男子的。但是你利用男子的弱点，使他们和你相隔五步，或更近而至三步，你便竖起一面墙壁来。偶然你在这墙壁之外发见了一个勇猛的人，你便不得不倾心了；然而你想要抱他，吻他；你的智力却又警戒你：‘这是不许可的！’正如你现在从愤怒中理出你的爱情来，但是你决不会裸露地将它表现；如那些你所称为愚笨，懦弱，无思想，无意志的人们一样，不能有冲决一切的决心；所以你读完我的这信之后，你还是你的环境中的一个最适合于生存的人。我的亲爱的人！ 这是我最后仅能在纸上而且远隔数百里之外向你所发的呼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原是我对于你平日态度的忖度，可是这次，你将要真地感到澈骨的伤心了。这对于‘时代’的解释各持一见的你和我，原本是好好地度着愉快生活的人；不幸为了这种好奇的试验，我们竟替这淡漠的一段光阴平空添上许多不同而很复杂的梦；我认为这是一场不可名说的羞耻，或也是一种无头绪可理的悲哀。请你不要发怒，也不要伤心，我的信就这样地完了；完了，我的亲爱的人！”

无　　聊

一位充当了十二年小学教师的桑先生，在七月初间，离开了他的全家十一位男女大小所恃为生活的根据的那个装有许多学校和街市人家的热闹城市，正在那从东方出来的太阳光里，向前走动。早晨的空气是这样清凉，日光又没有平时那般的热得骇人，这是快乐的一个早晨了。他看看走到了一家乡村小店的西头。那已经多少看得出疲乏来的颜面，竖立在那柜台外边的桌子侧旁，却还能带着些充实的元气；但是那双平贴在地上的脚和那给尘埃染黄了的原来是淡灰色的袜子，又明白示出：他曾经一迳步行一两个钟头了。

他的挂在肩头上的一个白布包袱，此刻软松松地给匍匐在这桌子的一个角上。这桌子上面给店主人搬出来卖弄他的本钱雄厚的，是一个盛糕饼零食的木框玻璃盒子。这东西的正面映见对方田野中的斑剥的各种颜色；盒子里很分明的红色的盐姜片，酱色的橄榄干，黄色的酥茴饼，和那砌成方堆的呆板白色的桂花糕，从玻璃内面放出光彩来，常能吸引一般在这儿休息的人们向它们注视。在那仿佛被油腻弄旧了的柜台上面，站着两三根弯腰驼背的老烟筒。而那整齐排列在玻璃箱前的四大碗黑红色的冷茶汁，望去似乎竟是那永远不动的深黑的水潭。

桑先生坐下在这桌子旁边，看见这儿已经有不少的人们。

“客人，请茶。”

从柜台里微微斜探出一个女人的上半截身体，将两手端出来的一碗热茶放在他的面前。茶的热气时时奔腾到他的脸上。

他的意思觉得这茶是太热了，便说：

“这茶太烫了，请给换一碗冷的。”

他抬起眼睛看见一副色泽呆板的团团白净面庞，那上面两只眼珠却又黑得发亮。

“客人不喝热茶吗？”

在卖娇的微笑里，那盛满着冷茶汁的四只大碗当中，有一碗的面上起了些微微波动的圈儿，就移到了他的眼前和那碗热茶并排着。

于是他伸手到怀中摸出一只烟卷，借个火点燃了吸着，喝着那冷茶，听着这小店前面过路亭内谈话的声音。这过路亭的茅檐低覆的下面，他对方的竹榻上，坐着一个秃头和一个歪眼睛，那外面土墙旁突出来的一簇青青的竹枝，正在这两颗脑袋的上方摇晃，更看过去，那儿正展开着一片苍黄色的稻浪在晶光耀眼的太阳里迎风上下。

走了将近二十里的路，又是在这样的夏天的早晨，他的身躯坐下在这个自以为惬意的场所，便有点不愿意挪动；更把那给尘土扑满了的脚抬起一只，踏在面前一条无人坐着的长板凳上，左肘撑搁在桌边，竖起来的这只手便扶着他的约略偏倾的头颅；右手的两指间夹着一枝烟卷懒懒地垂向地面，每隔一分钟光景他便把这烟卷送上唇边，吸了一口，只望见吐出的青烟在他眼前滚成许多乱团团飘浮动荡而又牵引不断的透明大小圈儿，渐渐拓大开去又渐渐拉长了，刚游到那距离茅檐不远的地方；忽然给一阵风从后面吹来，便将这些东西赶到那茅檐下的小木柱旁，绕一个弯儿便一直飞得无影无踪了。此时，我

们想想，他一定是很不愿意立刻站起身来预备去的。

但是当他游移着眼睛向四处张望时，他瞧见一个四十多岁而满脸有皱肉的汉子，抱着一个小孩（大约是四岁左右的，因为那小东西只有那么高大，）坐在柜台内那端的一条矮木凳上，滔滔不绝地向那些坐着或站着在周围的几位赤膊，议论本年的收获的将会不利：

"今年的春雨落的这么久，南水涨了，西水又涨了！ 湖田垸子里没得收，我们这吃水淹坏了的也没得收，高的地方又生出这样多得骇人的蠓子，你瞧，……"

"吃租的人，今年怕要吃点亏啦！"一个人忽然间似乎想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上面去。

"吃亏还是种田的。他们怕呢？"另一个人生出了异议。

"那也不见得吧？"第三者驳起来了。

"菩萨不许人吃饭，是没法的。"那团团白净面庞也插进来说一句，表明她也能知道这类的谈话。但是那皱脸汉子向她横了一眼，俨然大声说：

"烧茶去！ 你晓得鸟！ 娘的！"

她静默了。

他们谈着谈着，渐渐注意到桑先生身上来了。大致，人们谈话太多又太杂而正值寻不着一条归路时，每会这样地忽然牵扯到一个绝不相干的题目上去；于是桑先生的劈面和旁面都有些冷冷的目光在瞧着他了。这是因为他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身上穿了一套白色洋布的衣裤，脚上笼了一双洋线袜和皮底鞋，并且桌子角上的包袱里还露出了一角蓝色的书面，而他的嘴里又抽着烟卷呢！

"这不是一个吃租的人，是什么？"很快地那些目光都这样地表现出来；尤其那个抱小孩的汉子的眼睛更是钉得怕人。

他不是农人，而仿佛只是这小商店的主人，但是他对于桑先生的眼镜，烟卷，和他全身的装束，似乎有很深的仇恨。

“这是‘鲍尔什维克’主义么？”桑先生不知在什么地方曾听得这一种主义的名词，便想拿来应用在这里，但是他口里吐出来的轻烟的缭绕又引起他回忆到那刚才在茅檐柱旁绕一个圈儿便即消灭了的东西：

“这样，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这种思想，装在一个小学教师的脑袋里，使得他的生徒们都懒惰起来了。这种退化的人类应该给拉到后面去，所以他才在乡村的路上行走，而且坐在这儿了。

“这样，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无如那双想吞人的眼睛只是发议论，只是瞧看旁人的面孔。有时他把他的脑袋偏着去瞧那拥在怀中的小东西，表出他很得意：“娘的，小杂种，今天大早吃了两个茴饼，还嫌不够，现在又要嚷吃东西了？”

这过路亭东头的进口原来辉映着黄黄的光，此刻那地上忽然一暗，进来了三把江州独轮车，车轮的转动咿哑地一声停止了，三条汗流满脸的汉子立刻从头上取下那宽边遮阳草帽，拿在手里不停地挥着。他们茫然地在这铺店前面和侧旁走了几转，便陆续来到桌子跟前：

“老板，冷茶。”

那剩下的三碗黑红色的茶汁便在三副嘴唇的下面，随着那黑油油的颈项皮肤和那里面现出的筋络的上下牵动而完了。此时那已经跑了出来站在车旁的小东西，老是瞧着车内，回头又望望这许多的脸，又望望那个在他心里觉得是快乐的泉源的满面皱肉的脸，似乎说：“你瞧，西瓜！ 这么多的青的白的西瓜！”并且眼角缝里挤出笑容来了。

“西瓜，什么价？”有人来问了。

“谁晓得！ 这是送进城去的。”一个车夫随意回答。

“不错，西瓜是城里吃的。”桑先生独自想着，随即扔去了右手两指间的小截烟头。他的搁在桌边的左肘也换了位置，因为要客气点儿的原故，那踏在板凳上的一只脚也放下在地上。因为这西瓜，他便想起了昨日在城里一场宴会中不曾提议吃西瓜，是一桩可惜的事：

可是他在那为他祖饯的宴会中也吃得不少的东西。他记得那桌上中央有一盘食品是带有香味的黄色的油炸田鸡。这些小小动物的肢体，堆在那青花白瓷盘上面放出照眼的光彩，竟使一位正伸长颈项的浪漫文学家头一箸便夹去两块肉急忙地塞进他的口里去。每次由那侍者捧来一盘新的肴馔刚放下在桌上换去那吃光了的盘子时，只见横七竖八的筷子齐向这一处攻击下来。眼见着一盘炒虾仁完了，炖羊肉也完了，还有溜鱼片和旁的按照顺序捧上来的食品都随着各人腮帮子的或急或慢的鼓动而完了。他记得，他们仿佛还喝了一瓶果露和三瓶柠檬汽水。这是因为他左手边的一位诗人，当其吞着这样的浆汁时，曾经咏叹这甜美的滋味竟是一种神秘。这连带的印象使他还能想出那瓶底倒转来滴下一些余滴在一个玻璃杯里时的形状。

“爸爸，这西瓜好吃！”他转眼瞧见那小东西翻起眼睛望住那个满脸皱肉的汉子，不知在什么时候这小东西的两只手已经捧着一大块西瓜，把鼻子埋在那瓜里面，弄得瓜汁和额上的汗水流满了这划着许多纵横的泥痕的精赤的小而凸的肚皮；大约刚才那三条汉子中的一个，忽然变了念头，曾经让卖一个三斤来重的瓜给这小东西的爸爸了。此时，正有一些眼睛偷瞧着那垂下眼皮来吃瓜的大面孔和小面孔！ 有一个人把他的

秃头扭转去打量天空中的风的方向，另一个人弯下身去结他草鞋上的绳子，还有一个人正向他身旁的朋友说些寻不出题目的话，而那柜台里正忙着洗茶碗的那团团白净面庞歪过头看见她的儿子正吃得喘不过气来，便骂道：

“你瞧！一身都弄湿了，鬼呀！慢慢点吃呀！”

桑先生起始吸燃了第二枝烟卷，听见这骂儿子的声音里也带了些西瓜的气味。但是他又继续想起昨日宴会中的一位律师来：

当那长方形的餐台上面，除掉那些摆在每个座位面前的筷子，羹匙，和酱油碟子之外，还空无一物的时候，八八——就是大家所呼唤的那律师——首先一屁股坐下在这餐台的一端（因为他是这一群人间之中的一个胖子，）口里喊着：“来来！你们都坐下。”他的左眼角有点小小毛病；他将瞳人从这眼角里望着刚才那位文学家，那位诗人，和一位用墨晶大圆眼镜遮住一双伶利的眼珠的新闻记者（这人便是本日宴会的东道主）说，“请齐坐下在这一边。”同时他挥动一只胳膊向左方一指，于是扭转他的矮而壮的躯干向着两位太太，一位小姐，和一位老太太，恭恭敬敬地说，“请坐在这一边。”两边的客都坐稳了，只见一盘香味扑鼻的东西在一位侍者的胸前平平稳稳地移了近前来，放下在餐台的中央。

原来这位律师，平日喜欢在那长颈文学家的跟前，称自己做老前辈。每逢那文学家在他自己家中邀集几位朋友吃便饭时，他们耳边听到一声：“咳！你们这些孩子们呵！”就知道八八爬上了扶梯而快要露出那有福气的脸来了。今日请客原是那墨晶大圆眼镜的事，而八八却做得确乎像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

桑先生想到这儿，在脸上浮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文学家因为要报复八八自己称长的原故，便如螃蟹般横开臂膊先动手了；接着来的就是八八。他说，“哈！你这孩子竟不习一点儿吃饭的礼仪！”于是咳咳地笑了。即是那举动娴雅的小姐，因为肚里有点饥饿，也不觉把筷子的尖端做成一个预备插下去的姿势；但是旁人的筷子如雨点般落在那盘内，一来一往，在这最初的刹那间，竟没有空隙给她可乘。可怜那位诗人的右手，因为他曾经害过风湿症的原故，举起来总是战兢兢地感到不大方便呵！那位老太太是不吃这油炸田鸡的，但是盘子早已空了。座中六七双眼睛还钉住那空盘中的一根炸焦了的小助骨。

八八曾有“再来一盘田鸡”的腹中动议；他望望那文学家的脸，望望他(桑先生)的脸，望望那诗人的脸，末了，望到那大圆墨晶眼镜的脸；那脸上似乎说，“四角五分洋钱，照目前的市价便是一千四百五十文。”于是八八不做声了，也未曾去商量他右手边的小姐，“就是这样算了罢？”但是他(桑先生)只默默地等候第二盘肴馔的出现。

他想着想着这些事，那手里的第二枝烟卷又只剩了一小截。他将这烟卷的剩余用力吸了一口，只见那将烬的残火忽然一红便被抛落到地上，升起一袅细细的白烟。那三车西瓜，三条汉子，那坐在对面竹榻上的秃头和歪眼睛，以及刚才聚集在这儿的几个人，不知在什么时候，未曾经他的十分的注意，早陆续地不见了。四围的声音也沉寂了。桌上玻璃盒子前面，重新整齐地排着四碗黑红色的冷茶汁。茅檐外的日色晒在那簇绿竹叶里回射出来的零碎光点，似乎比先一刻更强了些。

他背上了包袱，走过这店门前的时候，瞥见那满脸皱肉的汉子坐在一间房门前，抱着那小东西在怀中睡着了；一只黄狗

伏在他脚前不远的地方。那团团白净的面孔正低下在一只木盆边用菜刀剁着一堆黄绿色的菜根。丁丁的声音直送他出了这过路亭的东头而向那大路上走了去。

他交换提起两只有点感觉疲乏的腿，踽踽行去，眼睛望见前面那稻田中间时隐时现而弯曲得教人厌恶的细而长的黄土的道路，在那已经升得很高的太阳底下发出白光。远远地两条矮小直立的活物在他对面的地平上一刻一刻地移近了，它们的前头仿佛有一大群灰黑色的动物，时而急速地向前牵成一条不整齐的长形，时而挤住不动变成一团密密的大黑块，及至两方对面而行的速度教他们愈见接近了，他才看出；在一大群浩浩荡荡的山羊后面，蹒跚着两条高大的汉子，——一个将他头上的宽边帽檐向上翻卷起，两只黑眼珠旁边露出白色来转动着跟着他手里竹鞭梢子的舞动的方向去保持这一群不守规则的东西的乱跑；那个比较矮些而戴一顶斗笠的人，手里也扬着一根鞭子。这两人的脸，都似乎蒙上了好几天的日炙的赪色。他们和这一群动物仿佛是从浏阳地方来的。

他让在路旁禾稻中一条狭窄的田塍上站着，从侧面看见这许多黑的白的苍灰的而且竖起头角来走路的山羊互相拥挤着过去。它们的脚蹄的奔腾，搅起路上的尘土在日光中变成白色，成团飞舞于它们的头上。鞭子落在它们的只现出脊梁和尾盘骨的背上，发出击木鱼般的沈闷的响声。不断的喘息的口涎从它们张开的嘴的胡腮下面滴落；有的便乘着喘息停顿的暂刻，嚼吃路旁拌着尘土的青草；似乎生活的意义就只目前这件事了。鞭子响着，这扰攘的一群东西便如山涧中的急流一般向前涌去。他从后面望见那两个汉子每人的蓝布短衣肩背上斜横着的一柄雨伞，那个高大汉子头上的颤动着的宽边的帽檐，和那在空中闪动着的鞭梢的影子，背负着东方的强

烈的日色，渐渐地远了。他的记忆里，仿佛刚才曾瞥见一只大的母山羊杂在那群的最后，把她怀着胎儿的肚子摆荡着一步一跛地走，远看去，那东西也不过只是一个黑球般大小。

他移动身躯到原来的大路上，又开始提步走去。灼人的日光一刻一刻地往天顶上跑，他觉得全身都有点儿困乏。前方远远地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树林，中间显出一角灰色的屋脊来；他想："那处是东山市，记得有一家好饭店，我就在那儿吃午饭吧？"

压　　迫

一家卖荒货的，挨在这地方的县知事衙门的横巷转角第二个门面。从那旧污的柜台内，炫耀出许多蓝的红的大小花瓶，或者是用小铜钉补就完成的灰色碎磁盘子和一些不知从什么衰败了的古旧人家骗来的鼻烟壶，朝珠縋子，破了盖子的宝蓝色盘龙印泥盒，以及一些从门楣上面悬吊下来的铜帐钩或者是鹅毛扇子之类的货色。

时季已经是冷得手指都没有本领了的十二月，鹅毛扇子便在那柜台的上方空中旋转着仿佛替巷中来往的人做一个告诉风的方向的标帜。这鹅毛扇子的主权者，这荒货店的老板，被邻近左右的人们称唤他做“马先生”。马先生自己被他周围的货色鼓励起他的自尊心来，常常对人说：“这是估价五十元的明朝的鼻烟壶，这也是荒货吗？”荒货店，在他的心里早已是一家够得上名儿的骨董店了。每天大早，自己亲手卸下柜台前的铺面板子以后，双手荷荷地冷得抄笼在烂棉袍的袖筒里，望天打一个喷嚏，便伸出腰来向两旁一瞧，只听得“马先生！早呀！”他便在那四十岁光景的瘦而黄的三角形的脸上堆起笑容答道：“早呀！”同时把那毛发蓬蓬的脑袋点了一点，于是他的功课便完了，但是剩下来的回味却一样地在那脑壳里停了一刻，“马先生！　马先生！”地自己响着，虽然这种练习怕也经过了不少的日子了；然而帮助了他生出喜悦的就是那件旧棉长袍，因为他从前原是穿短衣的角色。

这些时节满城都闹着革命。各种各色的游民，工人，店员，行帮，都各自组织起团体来拥护他们各自的利益；骨董店也应当组织一个团体呢，但是马先生被拒绝了，说他的货色只够得上一个中等的荒货店。他闷郁郁地躲在家里，心想，“无论是荒货店或骨董店，做买卖是一样的，老婆向我讨钱是一样的，他妈的那几个瓷花瓶摆在人的眼睛里也是一样的，‘马先生’在他们嘴里喊了出来还不是一样的？”

这一种伤了他的历来自命是一个骨董店老板的自尊心的刺激，遂教他在一日雨天的午后，在正街中段的一家茶馆里坐了三个钟头。

他坐下在那平日认熟了的一个弯角里的桌子旁边，一个歪戴着打鸟帽的红瘤鼻头的堂倌摆出欢迎主顾的熟识的笑容，提着一柄大的赤铜开水壶，走近前来，一面泡茶一面问安：“马先生！生意好？”

“没事。”这声音比较平日来得沈闷了。

旁的几个做小骨董店生意的，其实也就是做荒货店生意的，在这儿早就瞧见马先生进来了，坐下了；大家便陆续走近前去向他打招呼，他们穿的都是长衣，虽然同样的是油腻渍满了的旧长衣。

“马先生，贵行的团体大会成立了么？”

马先生摇摇头。

“哈！什么？昨天我还瞧见牛头街的朱胖子打起一面红旗，鼓起腮帮子拚命地张开嗓子喊。‘团结起来呀！团结起来呀！’回头便瞧见他躺在他家里的藤椅上，气喘呼呼地嚷道‘要命，要命，这两条腿不中用了。’他不是做着骨董买卖和你一样吗？”

“那是他们的事。”马先生翻起眼睛，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哈！那是他们的事？不是你的事？”

马先生不做声，只是喝茶。

于是一个年轻的青色面皮的人，从伶猾的眼光里给他一个警告，把鼻尖向他凑近一步说：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你是骨董的团体，我们是荒货的团体。没有团体，便没有饭吃？”

“是啊！没有团体，便没有饭吃，好像河岸码头的工人一样，结起团体来吃饭，分开团体来打架。”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帮附和说着，以为他的这样说话很合聪明的体统。

啊呀！马先生现在知道了，就降一级做一个原来的荒货店老板，也没有他的位置了，“但是不见得这件长棉袍就穿不成了吧？他们也同样穿着件长袍呢！而且穿长袍的更加多了呢！”他简直不能明白：为什么穿长衣的“马先生”不能够算做骨董商会的团员？

等到他从茶馆里慢慢踱了回去，走到县知事衙门的前街上，老远就看见一群人围住一种很热闹的声音。他心里揣度，那儿谁又在打架了？不然就是变戏法的汉子在那儿晾身段。这和他没有多大的干系；他的损伤还是，“马先生为什么不是一个开骨董店的？”这种摸不着边际的糊涂的受着压迫的心地，刚要在那“还是给叫做荒货店罢？”的河流的对岸，找一个安身之所，忽然那在茶馆内的朋友们的谈话，又将他可怜地推回到这飘荡荡的河流的中间了。

他此刻已经走近那一群人的旁边，耳内分明地听到一个妇人的叫骂和一个小姑娘挨打的嘶声痛号。他心房怦怦地跳起来了。

“你们看，这个小贱货，好大胆子！唔，唔？用力打！用力打！打！”

那小姑娘仿佛给摔倒在地上了，涂了半身半脸的泞泥，口里只是嘶号着，同时又可听到那为哭声所遮掩了的不甚清楚的辩解："我只偷一个大铜元呀！妈妈！妈妈！一个大铜元呀！"

"你看！这婊子货，还说是一个大铜元？唔，唔？"

"到底，拿了好多钱呢？说出来算了。小孩们看见了吃的东西，就偷偷摸摸地想弄它到口里去，这是平常的事。我们劝这位奶奶，别再打了。"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旁观者的劝解的语言从许多肩膊和脑袋的隙缝间沉闷闷地流出来，传到马先生的茫然的耳膜上。

"好多？好多钱吗？你问这小鬼！"打人的似乎停了手，但是气急败坏地诉说："一千文，她的爸爸拿去了三百八十文，不知上哪处去了！"

小姑娘仿佛被人家搀扶起来了，一种七八岁小儿的唤痛的伤心的哭泣抽抽噎噎个不休。

"还要哭你娘的尸？——你看，他拿走了，三百八十文！七百二十文的数目，是应该在那桌抽屉里的！唔，唔？打你这贱胎！一个大铜元，只有二十文，还有一百文呢？唔？你说！"

拍的一声似乎是巴掌打在那还未停止哭泣的小小的脸上，又重新挤出更高的嘶号来，马先生的黄色的三角面孔上涨出了赤色，连耳根都通红了。

"是呵，是呵。说罢，说罢。共是一百二十文，买了什么吃掉了？"另一位"法官"仿佛要替这犯人减轻定罪似地喊她快点招供。

"一个大铜元，真只是一个大铜元，买了一个橘子吃了。"那又回复到抽噎的哭声说着。

"天哪！还只是一个大铜元，那一百文到哪儿去了？"连母

亲自己几乎也要号哭起来了。围着看热闹的这些脑袋里似乎也正踌躇着："是呀！那一百文到那儿去了？"

此时马先生的全身战兢兢地突进了这重围，伸出一只手抓住那小姑娘的胳膊，红着脖子，拚命地从人群中钻出去，口里舌子战栗着说：

"孩子！爸爸带你回去。"



原版封面

装帧设计　李吉庆
责任编辑　张　敏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962-0/I·2263

定价： 6.00元